



第一卷 第二期

取締奇裝異服



梁白波 作



婦女文化（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生活

文藝

報告



三從復古

今日中國婦女的地位，比之以前，的確是相當地進步了。但是這一點「進步」，真是怪可憐的，實在只能說是一點形式的「變化」；而且這「變化」，還只是限於極少數的上層階級的婦女，她們在名義上，不論是教育的「享受」，婚姻的「自由」，職業的「開放」，法律的「保障」，政治的「參與」，已經全和男子平等了。然而在實際上，她們卻依舊處於從屬的地位，幾十年來女權運動的成果，究竟有沒有使她們在社會上找到了獨立的地位？社會上又有沒有把她們當做一個獨立的「人」看待？這實在不能不使人們要倒抽一口冷氣的。可是今日的女權主義者，還依舊存着一個空虛的夢想，想在男權中心的社會里，去向男性的統治者，哀求賜與一份應得的女權。不知道究於事實有何補益？過去的爭法運動，這一次的競選運動，都已經得到了「欽旨」的允許了，可是這「允許」，並不就是勝利的保證，更不是平等的實現。女權主義者們沒有想到，在現實社會的經濟機構中，要從爭取女權來達到婦女解放的目的，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如果我們不能建設一個合理的新社會，把婦女們的地位，從實際上去提高來和男子平等。那末，不必說什麼平等的實惠了吧！連一點名義上的平等，也還保持不了的。如果不相信，請看下面一段三從復古的事實。

女子誓詞簽名辦法

中央社六日南京電「湖南選舉總監督凌璋以公民資格，無分男女，而女性俗多從姓不稱名，其誓詞簽名辦法，及公民證冊內，應如何填造，特電國選總事務所請示辦法。總所據電後，以法院判決案件，如遇二個以上當同姓氏之女子時，即於其姓氏之下加以註釋：如某某人之妻，此次辦理登記，即可採用該項辦法，凡已嫁女子於其誓詞簽名及公民證冊內，註以某某人之妻，夫不在者，註某某人之母，其未嫁之女子，則註以某某人之女等語，指令知照。」（錄自八月八日新聞報）

這一段新聞里面，明白地告訴我們，中國的女子，還沒有獨立的人格，連口頭上名義上的平等，也還談不到。她們只是某某人之女，之妻，之母，「未嫁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三從」的老花樣，又復古了。未婚女子的名字，本來只是給父母們，用一些柔性的字眼，來表示她的玩物性。或是借以發揚一點奴性的道德的。至於已婚的女子，根本就沒有使用自己的名字的自由和權利，她們已經是丈夫的所有物，只能被稱為「×嫂嫂」，「×娘娘」，標明着所有權的屬於那一個男子。即一般自命為知識份子，而又自認為解放了的女性，除了極少用的前進份子，傲然地用着自己的姓名以外，大部份都是在她們自己的姓名上，頂着一個丈夫的姓氏，或者是稱謂，在丈夫姓名的尾巴上，再接上「夫人」二個字。這樣的十足地表示了女性的從屬，表示了封建性的宗主權的確立，表示了資本主義性的所有權的移轉。其實，地位是附屬的，名義也是附屬的，事實的本身，是沒有什麼矛盾的，可是這樣的事實，却無疑地給予了女權主義者，像這次從事競選的姉妹們一個有力的諷刺。

親愛的姉妹們！揩去我們的眼屎吧！睜開眼來認清楚中國的現實吧！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早已踏進了一個新的階段，她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狹義的女權運動了，她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變革運動的一環。不過，在現在，當着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最迫切的問題，莫過於救亡。亡國的慘痛，是不分性別的，因之，婦女大衆最迫切的任務，也就是要和男子們一同負起救亡的任務來，但是我們不能說，在救亡的大前提，大目標下，就不能談婦女解放，這個，正和我們不能從事階級鬥爭，來自毀我們抗敵救亡的聯合陣線。可是我們依舊有權保持改善勞苦大衆生活的要求一樣，這不但沒有相反，而且是相成，我們要解放婦女，正所以要促進民族解放。努力民族解放，乃是達到婦女解放的必經之路，只有通過民族解放的道路，才能建立起新的世界，合理的社會，實現真正的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這解放和平等不是什麼空心湯團，和空頭支票，而是由實際來決定名義的，真實的解放和平等，也就是我們所迫切需要，而應該努力期求的解放和平等！

末了，我還要附帶的提供一些意見，希望已婚的姉妹們，用着自己的姓名。（至於你的本姓，是從父姓，還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代表着自己的人格，正和國旗代表着國家一樣，不能隨便給人家侮辱，也不能隨便附屬在別人的姓名上。大家聯合起來打倒三「從」的怪論調。　（僕）



告開除愛國運動青年的學校當局

上海復旦大學女生張柳泉，因爲上學期參加學生運動，被校方勒令退學，二十三日在南京自殺，這是現在教育上一個大問題。

「學生運動，」是出於愛國救國的熱忱，不要說並非是什麼「越軌」行爲，而卽容有錯誤，然在教育家責任，就是要導善青年思想，糾正青年的錯誤，倘青年本身能夠完全無錯誤，則教育除了傳授知識以外，當然失去其陶冶人格的意義了！所以教育機關如以「退學」懲戒錯誤的青年，那就是表明教育家的不負責任，與無能力。況且如張女士之能做愛國運動領袖的青年學生，其志氣，才能，智力均比較一般學生爲優，這正是青年的中堅，學校當局不加意造就他們就夠了，反要摧殘教育，詆毀青年學生志氣。剝奪他們的就學機會，使他們爲了國家前途和自身問題而灰心，結果不是消極自殺，就是逼上梁山。這種情形，夠多麼可恨，可惜，可嘆呢?!

我們自然不能說復旦大學應負張女士自殺的責任，但希望辦教育的專家們以後要實際作到你們的任務——施行教育救國，培植執行教育救國的新青年！（輝）



「男女有別」的怪禁令

「中國是禮教國家。」這是久被外人仰慕，而自己引以爲榮的頭銜。

最近，「復古救國」之論調盛行全國。尤其以復古男女關係爲前提。什麼禁男女這啦，禁男女那啦；更在這次國選法上公布着「女子三從」的怪條例，看來眞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幾天前，北平社會局下了個「禁男女同浴」的訓令給該市中南海游泳池，說是什麼「混合沐浴，有傷風化，應行改善，而重禮教。」看來眞覺得令人莫明其土地堂！究竟「同浴」有何傷害「風化」處，發生過什麼關於「同浴」的「傷風化」事體，這眞是只有神經過敏者才能見到。

以上禁「同浴令」不久，八月廿三日又來一個太原公安局嚴禁理髮館爲女子理髮「令」。大意是：「禁各理髮館爲女子理髮，以示男女有別，而挽頹風。」並令各理髮館書具切結，嗣後絕不爲女子理髮，如有違犯，甘受嚴厲之處分。該公安局長還召集全市理髮館長訓示：禁止爲女子理髮意義，及懲處辦法，可惜通訊（八月廿日朝報）上沒有把意義及懲處辦法寫明，否則更可以瞻仰瞻仰這位某局長的高見，讓我們知道究竟他禁女子理髮的動機是什麼？

致於說「以示男女有別」，這我覺得並不能算是充分的理由。因爲女子雖然近年來通行剪髮，有時少數和男子一樣剪爲很短的頭髮，可是服裝並未有混合過，女子依舊穿着女式的衣服，男子依舊穿着男式的衣服。這，我想稍具眼力的人，總可能分清楚女子是女子，男子是男子。除非某局長的眼患了近視，分不出男女的像貌與外表。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某局長應該更「嚴」格些再來個限制：叫女子一概蓄起髮髻來，並且額前修個「劉海」，以便近視如某局長者，一目了然，「男女有別」較之僅「禁剪髮」則尤爲妥當顯明。

總觀以上二「禁」，我們對於北平市社會局及太原省會公安局之二「長」復古的苦心，深表敬佩。對於我「禮教」中國，定爲此更增光萬丈！不過我却以爲，復古要復得徹底些，不要光在男女問題上用功夫，應該根本從人心方面復古才好。比如把五經四書搬出來，科舉制重興，教課本子扔到廁所去，學校關閉，閨房門關放起來。這樣才可以改造每個人的思想，心理，和行爲；把男女隔絕起來。不過乾脆些說，最好還是請這些復古家把時代輪盤再撥向後轉——一直倒退到原始時代。

（凡）



南京門警輕視女職員

在南京各大機關的職員，從書記至最高長官，只要是男性；凡出入「衙門」時，站在兩邊的門警總要行個敬禮，而女職員呢？憑你的官位如何高，而出入時，門警似毫沒看見，比如經過一條狗樣的平常。這種事實，當我第一次見到時，就很有點奇怪，問友人何故，則彼亦無以答；事後想來也不過爲了「女性非人」罷了。

本來，按這個行禮規則是政府的規定，但我想他絕不致於當施行這個規則時却特別註明着：「見男職員行敬禮，見女職員不睬」的條例。那麽，門警爲什麽一律自動地取除與女職員行禮呢？難道女職員不配或女職員消受不起嗎？不然，就是和女職員行禮爲侮辱，因爲門警先生是「男」人，女職員是不如狗的「女」人。假如門警先生若與女職員行禮，那女職員一定要短壽十年或受上帝懲罰；……這似乎是註定的：——因爲女人永遠被男人輕視。

像這樣的事實，我也很奇怪在南京一般平時很驕矜的女職員，竟然沒有注意到這點，或則是注意到而不敢，抑不願去理論?!然而，我卻要問問這是不是恥辱的現實？一個女職員連門警也看不起，還能說什麽解放與平等？

固然，這事情是不值得怎樣聲張；而在這樣大都市的政府機關裏會發現門警輕視參政女性的事實，我覺得確不能不說是一件羞恥的事。若由小推大地想起來，殊不禁爲婦女地位悲！

我以爲對於這一點小事，首都各機關的女職員們應該設法向警察質問，絕不應忍辱含羞地看着男子們昂昂然驕傲的樣子，而自己却是垂頭喪氣地出入於男人的威風之下；這種難堪，我想是誰也不甘忍受的吧？

其實，我提出這種問題的意思，並不是單是爭什麽「敬禮」，是爲了憤於這種不平等的現實，我覺得現在是需要團結的時候，大家不應該有什麽兩性觀念的隔膜，要彼此親善，精誠，因爲已不是互相仇視的時候了，而是要互相提携，與幫助，去爲國家人類謀福利。

（文）

現階段中國婦女運動的諸問題

盛馬良

一　女權運動是婦女小衆的事

最近，在怪熱鬧的國民大會籌備聲中，一些貴婦人們從舒服的房里走了出來，努力競選活動，開會，演說，請願，忙個不休，於是乎沉寂了長久的女權運動又顯示了相當的活躍。

可是，這似乎是點綴昇平盛世的。

固然，在婦女的立場上講，女權運動未始沒有它的主觀的要求，可是，客觀的事實却與主觀的要求絕對不合配的。我們應該把它分析：

(第一)　婦女運動的產生，必然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條件做基礎，而這種婦女運動完全建立在女權主義上，以少數智識婦女爲推動力，它的基本理論是以女性對立於男性，企首在現存制度下爭取婦女的參政權。在歐美諸國的婦女運動就是都用這樣的姿態而出現。換言之，他們的婦女運動根本上就是女權運動。

事實上，中國是始終沒有過一個健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的資本主義就是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低能兒。雖然，從歐美的資本主義衝破了中國的古老的經濟生活，招致了民主革命的興起，促成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抬頭，又正當着歐戰時期，給中國的民族工業一個急劇發展的機；，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五四」以後的婦女運動就在這民族資產階級的基礎上成長起來。這運動隨着歷史的演變，從五四到五卅的階段，也充分執行了它的歷史任務——反帝反封建，可是這偉大的歷史任務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終於不能徹底的完成它，而且在世界資本主義矛盾深刻化的波潮里，在帝國主義奪取殖民地的烽火里，中國的資本主義終於離開了革命陣線，做了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俘虜了，反映到中國婦女運動就隨着沒落了下去。

這樣的情形下，女權運動的成效是怎樣呢？不但是中

國，就是在歐美諸國的女權運動的成效，也不過給上層婦女有了做官的機會。而對於整個的婦女大衆的解放運動幾乎是毫無關係，這些女官女政治家就是替婦女界點綴點綴而已。廣大的婦女大衆還是在失業，飢餓，至於中國的情形，那更可憐了。過去的許多女權運動者都變了帝國主義的順民，或是讚美現存狀態的御用物，或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改良主義者，或是半封建式的賢母良妻！而中國的廣大的婦女大衆還是壓迫重重，她們的生活完全是非人類的，她們的痛苦比歐美諸國的婦女更要多千萬倍！歷史的發展已經把中國的婦女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廣大的婦女大衆應該走上爲全民族求解放的大道，來爭取眞正的自由解放，所以當前的婦女運動應該把廣大的婦女大衆做基礎，我們應該指明那些競選的貴婦人們，她們根本忽視于這歷史的發展，試問：她們可以代表廣大的婦女大衆的利益嗎？因爲當前的問題，決不是一二婦女要求參政權的問題，而是要廣大的婦女大衆一齊走上解放的大道！

所以，目前女權運動根本是捨本求末，背馳了客觀的事實，它一定沒有堅固的時代背境和羣衆基礎，它僅僅乎幾個婦女「小衆」的事！

（第二） 國民大會如果眞正是全國人民的代表機關，當然不需要政府來替我們包辦，（不是選舉法上規定着代表的產生可以由政府「指定」「圈定」的嗎?!） 更不需要社會上的特殊羣與許多卑鄙無恥的土豪劣紳官僚政客來冒充代表！否則，何異於北洋軍閥時代的醜劇重演？我們需要眞正的民意的選舉方法，來產生眞正的國民代表，而在婦女大衆的立場，當然更需要眞正代表婦女大衆的利益的代表，向大會爭取婦女的獨立人權與社會權利！可是，睜開眼看吧，現在那些競選的婦女們，她們可以代表婦女大衆嗎？她們向政府請願，是爲着幾個私人的功利呢？是代表婦女大衆的要求呢？

我們可以斷定這少數的女權運動者，她們不夠代表廣大的婦女大衆的。進言之，佔着全民族半數的婦女大衆，恐怕是會被國民大會忽略了的。那末，國民大會是眞正代表民意的嗎？就只有請大家判斷吧！

明乎這二點，我們可以知道當前的婦女運動絕對不可能在現在的局面下求自身的解放，更不能單純地把少數婦女去要求參政權認爲婦女運動的光榮，我們要切切實實的認淸，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在整個民族掙扎在滅亡線上的今日，中國的婦女運動惟有建立在民族解放運動上面，共同爭取全民族的解放，婦女運動才可以得

到最後的勝利，我們應該記住何香凝女士的話：

「目前的中國，正站在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救亡圖存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可是現在有許多同胞姊妹，還在僅僅忽忽乎爭取女權，其實在國權喪盡的時節，我們尚有什麼女權可爭？我們現在唯一要爭的，乃是救亡權。」

二　中國的婦女大衆是怎樣的生存着

我們應該認淸：現階段的中國婦女運動，在客觀上自有其特殊性的，因爲中國婦女所受到的壓迫是幾重的，她們的處境最痛苦，她們的要求也最迫切，我們可以看到的：佔全婦女多數以上的中國農村婦女，（農村婦女統計約有一萬五千萬）她們受了幾千年來一貫的奴隸教養，她們的生活，一直是奴隸的囚徒的生活，她們永遠在封建勢力下呻吟着，沒有一些自由和光明，她們永遠是男性的附屬品，在封建的農業生產關係下她們被當一個勞働器具，她們要負担家里和田里的雙重勞働，可是近年來在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撲擊下，破落的農村在天災人禍的洗禮中已得到總崩潰的末路，佔全國百分之六十的農村田畝，草根樹皮已經吃得一光，於是農村婦女們幾乎都掙扎於死亡綫上，許多婦女們都被她的父親或丈夫當貨物出賣，便宜得像買一個洋囝囝。於是乎許多婦女們都流浪出去，她們的生命，她們的前途，是怎樣的渺茫呵！

與是，農村婦女都流浪到了都市，我們可以看到千千萬萬在資本家的剝削下做工錢奴隸的女工，掙扎着全生命的勞力去忍受一切的剝削的痛苦，忍受一天十一小時的工作。她們被資本家吸去了最後一滴的血液，換取一些不夠維持最低生活程度的血汗錢。她們永遠浮沉在鞭打，飢餓，疾病，骯髒里。但是中國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的剝削下只是風雨飄搖，國內許多都市里還擁着成千成萬的失業女工，你想，她們怎麼辦呢!?

更可憐的是中國婦女大衆，目前更有無數無數的年靑的女性，投入了出賣肉體的火坑中。都市的舞廳，遊藝場，旅館，按摩院，妓院，酒吧間，黃昏的街頭，夜半的街口，都爲着千千萬萬的女性在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去進行性交易。每夜她們要忍受着各種男性來蹂躪，來玩弄。呵，這種生活，是人類的生活嗎？據統計中國每一百十個女性中是有一個賣淫的，隱秘賣淫的還無法統計，這是何等可驚的統計呵！是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下，女人的身體都變成「商品」了呵！

此外，還有在現制度的壓迫下，在生活的波浪里，還有無數的婦女在痛苦的深淵里掙扎着，煎熬着，許多永遠

低首在封建制度下的女性、許多永遠做着奴隸的女性，許多出賣靈魂的女性……

中國婦女大衆要求解放的迫切，這是誰都不能掩飾的事實。而且一定需要配合於民族解放鬥爭，才可以認清了我們的目標，去爭取光明與自由！

三、婦女運動的前路

婦女問題不是單純地男性壓迫女性的問題，而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壓迫女性的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封建殘餘勢力宰割着中國的婦女大衆，而封建社會的苟延，就因爲帝國主義的支持的緣故。所以，認清了婦女大衆的敵人——帝國主義，現階段的婦女運動的唯一的歷史任務就是要燃起反帝的火炬！同時當前的××帝國主義正在滅亡我們整個的民族，婦女當然不能例外，因此，婦女運動應該成爲民族解放運動的一環，聯合了廣大的被壓迫同胞，一齊去對付這共同的敵人！

同時，封建勢力是與帝國主義聯擊的，息息相關的，對內它完全是割宰婦女大衆的劊子手，它奪去了婦女大衆的人權與社會權利，所以現階段的婦女運動必然要掃除這毒害的障礙——封建殘餘勢力，

綜合以上二點，現階段的婦女運動應依執行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至於婦女解放運動的推進，應該：

（第一）建立以新興社會科學爲基礎的指導理論。我們應該知道有健全的理論才可以產生健全的行動，這是當前的急務。幷且澈底批判過去的女權運動，掃除一些復古主義及半封建的賢母良妻主義，否定一切壓制婦女的法制及道德律，用革命的理論來奠定婦女運動的南鍼！

（第二）要有力地發揮行動，這是一個重大的課題。主要的原則，婦女運動要怎樣的去教育婦女，組織婦女，主要的目的？應該把行動推進到廣大的婦女大衆層，應該把行動去配合實生活形態，應該把每一分組織力量及效果，注力於民族解放鬥爭上！

這是一條艱苦而且悠長的路，當然，婦女解放運動的終極目的！在於推翻以男權爲中心現存社會制度，而建立一個男女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絕對平等的社會，可是這應該依從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里去爭取！

伊里奈特指示蘇聯的婦女：「沒有婦女的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就不會成功的。」那末，現在我們應該有這樣的信念：沒有婦女大衆的參加，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就不會成功！

八，廿八深夜。



克服女性及母性的必要

趙清閣

在這個時代，女子欲同男子一樣地服務社會，獻身國家，則必不能採納一向女子的「柔情」，「軟弱」之特點；而需要克服女性與克服母性，鍛鍊成鋼毅，強壯，果敢的健美。

丁玲女士此次在渝與記者的談話中說：

「一個女子的成功，無論在那一方面講，第一要克服女性，第二要克服母性；因為在現階段裏，女子仍是站在吃虧的一方面。你想，男子可以用整個的精神去對付一樁事，而女子祇能用一部分的時間與精力；這，當然是非失敗不可了！女子太心軟，太富於感情，為了愛情，常常便忘記自己；有孩子固然可以安慰我們，但是如果整個身心都用在孩子身上，那麼這人便算完了！所以我們應當更闊大些為大衆服務，不該祇顧自己的孩子」。

由這一段談話中，我在暗喜丁玲依舊是昔年有力有勇的丁玲。雖然被環境改變了她的生活形式，而實際丁玲的一副腦子，却畢竟還保留着她的靈機，並沒有被拆毀(？)！她以自己的經驗來告訴我們：一個女子的成功，必需要克服女性及母性。因為她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女子——在體格上，個性上，都富於男性的鋼毅，英勇，與沉着果斷；她的成功也就是這樣的效果。

克服女性，這就是說要革除女性種種的弱點，和習慣；像上面說的「柔情」，「軟弱」之特徵；還有「烹飪」和「縫衣」底習慣，又叫做固定的天職。

柔情和軟弱，似乎是每個女子的常態。為了柔情，對於一切都願委屈服從；為了軟弱，無論什麼事，就不能堅志履行。這樣，難怪要被男子輕視，社會唾棄；我覺得這是必然的形成，也並非女子本身沒有能力和才幹，乃因為女子一向只認為柔情和軟弱是優美的緣故，對於堅強和果敢反認為是不雅觀。所以，就拼命裝着弱不經風的樣子；意

志可以隨時動搖，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自己却沒有決斷力，也從來不會反對什麼。像這種情形，社會當然不能需要我們，因為社會是需要改進的，像只是點綴性的女子，社會當然只有閉門不納，這是歷史使社會否認女子。雖說不能一概而論，但大多數總是如此，我想讀者也該見得到的吧？我的意思是：一面固然要求社會給予女子平等待遇；同時，自己確也應該改造一下。自己至少不能以弱點當作優點。要剷除一切小姐習氣，要和男子站在同一水平線上，必須具有與男子站在同一水平線上的資格——即是鍛鍊與修養那英勇，果敢，堅強的健美精神。雖然你的能力並不低弱，但你得去利用。

講到應革除的女性之不良習慣，這是我要直率的說，我以為塗脂抹粉，縫衣烹飪，都有改革的必要。尤其「塗脂抹粉」這是應該革除的一種靡費習慣。「縫衣烹飪」的事雖不能說完全不作；但無論如何這並不是固定的女子底天職。這只是生活的一種必要條件，男人也可以作的。不一定要女子把全副的精力時間都消耗在這上面，而且只要是衣服都能穿，只要是飯都能吃，用不着講究許多——好像怎樣做的衣服穿着才好看，怎樣煮的飯菜才好吃，這些都屬于有閒階級底享受的特性；我們是中國國民，是即將滅亡的中國國民，我們應該行使國民職權，應該把全副精力貢獻於社會的進展，實際參與救亡工作。我們不能只管迷惘地坐在家裏當太太，或小姐；講享受，講虛榮，談戀愛；因為這是一個暴風雨前夕的時代，是快到總動員的關頭。

克服母性呢，即丁玲所說的：「如果整個身心都用在孩子身上，這人便算完了」。

因為往往一個女子到生了孩子時，便什麼都無暇顧及了，整個時間和精力全消耗在孩子身上。孩子的瑣碎底事太多了，好像是母親一個人專有的，作父親的人並不分担一些關于撫養孩子的工作。但是到了孩子成人的時候，他却會行使父權。假如孩子是男的，則本能地他服從嚴父勝諸服從慈母。假如孩子是女的呢，則又本能地她親愛慈母勝諸親近嚴父。這是一般的現象。作母親的因為「柔情」，因為「軟弱」，所以才支配不動自己的兒子。作女兒的，也是因為「柔情」，因為「軟弱」，所以才特別親愛同自己一樣的「柔情」「軟弱」之慈母，而對嚴父是遠敬而之，存着一種隔膜的懼怯底心理。結果這種不合理的家庭教育，便整個影響了孩子們的前途。因為一個母親的愛是被稱為「溺愛」的，而父親又是不過問孩子的人。這樣，孩子在

所謂「賢慧」的慈母放縱下，和「嚴」父的置之不理，或則是威勢的壓迫：當然不能得到適當的心理與生理之發育。尤其能養成種種不良的習慣，這是非常有關其終生問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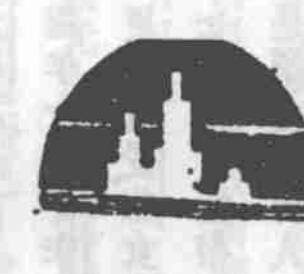
其實孩子是「社會」和「父」，「母」所共有的，那麼撫養孩子的責任就應該由「社會」，「父」，「母」所公同地負担。如蘇聯的兒童，生下來就交由社會公育，作父母的可以安然去謀生活，從事社會服務。孩子也就自然地受着公民之訓練，將來都成爲一個個有用的人。

尤其在目前這個非常時期的中國，確是需要這兩種挽救的辦法，即：

(一)女子澈底改造成獨立的，前進的，勇敢的精神。和男子一樣的到社會上服務。並站在同一救亡的戰線，盡國民之責，羣策合力地挽救目前的民族危機。

(二)孩子們交給社會去公育。國家多設托兒所，幼稚園。把有用的錢來培植未來的國魂——我們都知道：「今日的兒童，就是他的主人翁」。爲着孩子們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關係，都應該生下來就由社會去撫養，教育。因爲我國的家庭教育誰都承認只能毀壞孩子們的天才，而社會公育却能培養其成爲每個能幹的公民。

家庭，對于我們只是公餘的休息所，並非是牢籠似的所謂「天地」。孩子是社會將來的公民，並非是我們所私有。只要能認清這種道理，婦女們就應該努力克服女性與母性，而勇敢，單純地獻身社會，和男子團結一致地爲國家效力，參與國防運動的工作。



閒話中國女留學生

管思九

提起閒話兩字，要是我們不健忘，總記得前年易君左爲了一本閒話揚州而引起的一場風波。作者不敢造次，也不會訕笑人家，就我所知，中國女留學生也沒有一般的瑕疵可資攻擊，既無壞話，作者又非造謠之輩自然不會闖禍，不會鬧出亂子來，這一點發刊人大可放心。作者記得四五年前「生活週刊」有一篇海外通信，那位記者不知是故意侮辱女留學生，還是開開玩笑？他說中國出洋的女留學生差不多個個在郵船上給外國水手們強姦過的。這話真說得無聊之至，女留學生受了那輕薄趣蔑，豈肯罷休，自然也來了一次辯駁，痛斥一番。作者雖非女留學生，也無姊妹出洋讀書，但因見此公隨口亂說，侮辱女性，不免感到不平，於是拔刀相助，也同聲喊打。

說起中國女留學生，已有五十年光景的歷史，要詳述各方面的情形當非數千字所能了事。這是教育上的專門問題，從頭至尾，頭頭是道說來，表格統計，史實考證等，普通人看了也不感興趣。而況本刊又不是教育刊物，自不需此種硬性文章。在這裏我只預備就我個人所知道的拉雜說些，無以名題，故曰「閒話中國女留學生」，雖云「閒話」，但並不瞎說，所言均有所根據，此點敢請讀者注意的。

(一)中國女留學生何時開紀錄

中國究竟什麼時候有女子出洋留學，我不敢說肯定話。不過試考學校制度，光緒二十九年以前，女子教育在學制系統上尚無正式地位，此時當然沒有女留學生可言。在光緒三十一年(?)罷，日本的東西女塾和實踐女學特別爲中國女學生設中國女子留學生速成科之類。可見此時已經有中國女生往日本留學去了。光緒三十一年湖南派了二十名

女子到日本去讀中西女學之速成師範，同時奉天當局特派熊希齡赴日考察教育，他並且和實踐女學校長下田歌子女士特約每年派女生五名往她的校裏請師範科。這是中國女子留日的事。光緒三十三年五月江督考選男生十人赴美國耶路大學和幹女路大學，同時選考女生三個到美國威爾士利女學。三位女生就是胡彬夏、宋慶齡、王季茝，被取二人爲汪季明、楊蔭榆。

話該說囘來，我旣說光緒廿九年以前女子教育在學制上無正式系統，却並不斷言在此時期以前沒有女子出洋留學。不過是極少數而已！在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有金雅妹女士者，得牧師麥加梯博士（Dr. Mccartel）的幫助赴美國學醫。光緒十一年在紐約的女子醫科大學畢業，並考了第一名。（女士寧波人生於同治三年，民國廿三年春天在北平去世）

還有一位何俊雲於光緒十年也由福州敎會的幫助入威斯倫大學（Wealyan Univer Qity）學醫。成績很好。於光緒十四年女士受李鴻章派遣赴倫敦出席世界婦女協會。

更有康愛德女士和石美玉女士於光緒十八年爲在華宣教師 Howe 女士帶領出國赴美留學。康女士是九江人，石女士是湖北黃梅人，兩人都是學醫的。

由此可知女留學生之開記錄是在光緒初年了。

(二) 勸女子留學

除生理構造的差異外，在男女之間我們找不出「男優於女」的理由。我是絕對贊成男女平等的，男的旣然可以出洋留學，女的當然也應該去。只要你有錢，或者你有本領考取官費。我雖是寫了「勸女子留學」的標題，但我並不主張「勸」，我說不出若干點堂皇的理由，（照巳往歸國女留生的成績，我們祇有失望，何勸之有！）但勸者自有其人，勸者自有其充分理由，玆舉女子勸女子留學二例於下：

一、共愛會同人勸留學啓（光緒年間的「勸」）

「教育者國之本也，必男女皆受教育，而後國可以立。故國的之興亡盛衰，恆視女學爲轉移。縱觀古今中外，未有不若是者。夫男子皆受教育，則莫不有其所以自立之具，女無依賴於男，男無依賴於女，國必強，非然者必弱。………嘗聞歐美二洲，其幼童之教習皆以婦女充之，何以故？以其沉靜縝密，能順兒童之性而利之故。………顧以吾國素無學問之女子，而設其能肩此重任，我且勿之信，然則女學將遂巳乎？

曰，是可已，孰不可已！無已，其借材於異地乎？以彼所長，濟我所短，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遲以歲月必有可觀。………吾國錮蔽已久，女子類多目不識丁，豔光如豆，其最高等者，亦惟春花秋月，詠詩作賦，以自遣而已！當今國家淪亡，恢復無日，印度波蘭，殷鑒不遠。有識者衆口一聲曰興學堂。然此語傳播全國，已十年矣，試問吾國果有一完備之學校否？校之不立，學於何有！男子之不教，女子更無論矣！瞻我祖國不可久居，學業無成徒染錮習耳，則何如肄業他邦，開新耳目，拓其心思，張其能力，他曰興國救民，免爲奴隸之慘，誰謂女子不能揚眉吐氣爲我祖國增光耶！…… 考今日之女學首推歐美，然如吾國女子之程度不如留學於日本：又有二便：壤地緊接，便於往復；二，學費節省，便於苦學。我同胞姊妹其有意於此乎？某等二十餘人，去夏來東，迄今已逾一載。初來時先學語言，留有端倪，即可考察學問，自問一載以來，雖於學問苦無寸進，然自覺陋俗稍除，見聞略廣，亦未始非留學之益也。——某等負笈他邦，緊思祖國，每一念及，神馳涕零，草草數行，聊以奉告。某檢衽。

二、袁昌英女士的「女留學生是預備做男留學生的老婆以挽回損失」的主張

在民國九年十二月的太平洋雜誌二卷八期上有袁昌英女士一篇論女子留學的必要的文章，長數千言，除列舉「女子也是人，當然也可以出洋留學」的數點理由外，她更老實不客氣地說女子留學可挽回留學男生對外國老婆之損失。

「我們中國未娶親的青年男學生現在已經很多，假若沒有同國的女子和他們來往，結果難免不和西洋女子結婚。然而西洋女子有教育身份的大半不肯嫁給中國人，肯嫁的是實在配不上我們的青年優秀學生。況且多一個中國學生娶西洋女子也可說是我們中國女子多失了一個嫁優秀青年的機會。……聽得政府有不准留學生娶外婦的話，這事有理與否我們不說，但是我們要問如果他們祇送男生來外國，這種命令還能夠實行嗎？」

我們看了袁女士的這段鴻論，得不佩服她洋小姐的眼光遠大？試看一般女留學生，（當有例外）學成歸國，跟了她的學成歸國的丈夫做起太太來，好吃好穿，舒舒服服，國家社會與我何涉！興緻來時，唱唱洋歌，奏奏鋼琴，豈不樂哉！袁女士民國九年的主張，至今依然通用着，誠可謂至理名言。

(三)中國女留學生有多少

暫且以光緒八年爲中國女留學生開始的年代，直到現在已有五十餘年的歷史了。要調查出一個正確數目，實在困難萬分。現在手頭的材料，只有十八年到二十三年的六年。從十八年起似乎也成個段落。茲製表於後，以清眉目。

	英	德	法	比	美	菲列賓	日
十八年	六	六	一〇	二	三五		五九
十九年	一	四	一二	二	二〇		五六
二十年	二	三	一八		二三	一	一二
廿一年	九	一三	二三	五	二六		二九
廿二年	八	五	七		二七	一	二九
廿三年	一二	六	四	二	二七		三九
共計	三八	三四	七四	一一	一五二	二	二二四

自十八年到二十三年共計女留學生五百四十一人，佔男生10.4%我們試假定自留學女生開始到現在是一千人，(這數目，諒也相當近似)，這數目也不算小了，可是成績在那裏？女留學生們究竟在國內做了些什麼？對於本身不過多學些奢華罷了。

(四)女留學生歸國後的貢獻

論到留學生的在國內成績，瑜瑕互見，和國內學生相同：有救國的，也有賣國的，有建設學術文化的，也有摧殘學術文化的，仔細考察還是善多惡少。最著者胡適之等的新文學運動如丁文江翁文灝等地質研究工作，嚴復之介紹西洋哲學過來。劉慶恩的發明快槍，蔡鍔的反抗帝制。彼等貢獻豈可抹殺！

女留學生中當然選不出同樣的代表人物。仔細檢點，也許作者見低識淺，覺得女留學生歸國後沒有一個在政治上學術上社會上有特殊貢獻的。這句話也許惹起女留學生的惡感，但也無可如何，只請恕罪吧！不過有幾位劉王立明等在上海辦婦女節制會是相當努力的。謝冰心的在新文學上也有相當貢獻，她的寄小讀者繁星兩書於新文學上不無影響，餘則不可舉矣！

編者按：宋先生這篇東西本來是還可以更詳細地寫下去的，不過因爲本刊篇幅過急，致有不及盡善。但對中國最早女留學生之宋慶齡女士，編者以爲的確是一個有前進思想，有偉大志毅的女子。她和 孫總理具有同樣高深的學術見解，她是眞正能實踐 總理遺教的人，然而爲了時代環境的關係；成則是因爲她悲於 總理之死而灰心委與社會工作，這一點我們似乎不能怪罪她，只能歸於沒有使她發揮才能的機會。但願此後宋女士會奮發起來領導一般總理的信徒，尤其是婦女大衆。



我們的戰綫

陳玉白

目前，我們的國難，嚴重到非常的非常時期。民族的危機，隨處都在隱伏着，我想凡是國民的一份子，誰都該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吧！

我們婦女大衆，在我們的國家社會裏，雖然處境是非常的惡劣，可是對於「救亡圖存」的責任，我們却不能有絲毫的忽視。因爲全民族的生存，是關係於婦女大衆的幸福；同時民族的健強，却又端賴我們各個分子的努力，奮鬥，與犧牲。因此在這個局面下，我們的戰綫——婦女求解放的戰線，不該只再站在兩性鬥爭的關係上，而是男女雙方共同携手走向和我們民族敵人衝鋒的戰綫上去才對！

要知道，在我們的民族裏面受壓迫的，並不僅是我婦女大衆；還有許多男子們，也遭遇着和我們同樣的命運。在飢餓線上，在失業羣中，不是有男的也有女的嗎？在失去的國土裏，被奴隸的同胞們，不也是男的女的都有嗎？是的，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爲什麽會淪到如此的地步呢？我們凡是頭腦清楚些的人，都應該明白這是受了帝國主義侵凌的所致。

那麽帝國主義就是我們的敵人了，而漢奸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尤其是我們的敵人。抵抗侵略，肅清漢奸，即是我們「救亡圖存」的重要工作，也是我們民族生存的唯一路線。不過抵抗侵略，肅清漢奸，决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奏效的，是要有實際的，有效的行動，才能成功。這種有效的，實際的行動，也不是單獨的屬於某一部分人的，而是需要全民族的總動員的。

現在我們的政府，雖沒有放棄救亡圖存的責任，且在每屆中央全會宣言裏，都告訴我們：中央是在準備抵抗。不過所缺乏的，便是所謂有效的實際行動。因此我們希望，我們國民的自身，能充分實際的準備起來，要認清敵人是誰？在必要的時期，我們自己也就會把有效的行動表現出來，不然如果叫你拿槍去打敵人，而你却把槍口向自己開，這不是自取滅亡嗎？同時我們更希望，國內的同胞，能在民族的危機之前，消除自己的私見，不要爲爭權奪利

而互相嫉妒，要同心協力，禦侮抗敵。不然民族如果不幸淪亡了，一切還不是同歸於盡嗎？

姐妹們！時光不早了，別再貪戀黑暗裏暫時的苟安！快拉起手來，跨開脚步，向民族生存的戰線上邁進吧！來復興我們民族偉大的光輝！

歸根結底，我們目前的婦女解放的戰線，是要站在全民族生存的抗鬥裏，對內要合一切被壓迫，被宰割的階級，向帝國主義走狗——漢奸，作劇烈的肅清。對外聯合一切被壓迫，被宰割的弱小民族，向帝國主義宣戰。不達到「打倒」的目的不止，這樣，我們的中華民族，才能眞正的得到解放，我們的婦女大衆就自然而然地跟着解放了。

孫慶雲，葉德榮，李絢三先生：大作下期發表，望源源惠稿爲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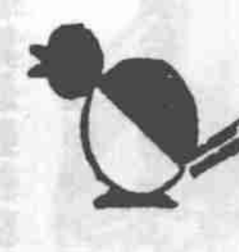
編者

婦女文化月刊社社員表

民國二十五年　月　日

姓名		別號		性別		年齡		籍貫	
學歷									
經歷				著作物					
現在職業									
現在通訊處				永久通訊處					
備註									

第　號



汗血交流的生活自述

佩芸

「釘鈴」，桌上的鬧鐘慣例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就鬧了。我們正在睡夢中驚醒，於是急忙起床，穿好衣服就去責那塡肚皮的粗飯，胡亂地吃了一兩盌，有時，連飯都來不及吃的。就提着飯籃向絲廠裏奔去。在路上，五點鐘的第一次汽笛像瘋狗樣狂叫起來。

心裏急，脚步忙，在崎嶇的小路上，霧色朦朧中一步步高一步低地跑着。廠門第二次上工的汽笛又響了。這時候我們氣喘得幾乎呼吸不接。心也跳得厲害，脚已經酸了，汗珠透濕了衣服——然而啊，在這樣急忙中還要去穿換工作時的制服——藍衫黑裙，等上工以前的一切準備都停當了，再各自走進機器間裏開始那汗血交流的工作了。

工作是不折不扣的十二小時。有時也要做上十四五個鐘頭。這在沒有親眼見過工人工作的人，對於這個數目字，當然沒有什麼，可是我們身歷其境的人，就感受到非常的痛苦，眞是一言難盡呢！

整個兒十二小時是站着的，沒有櫈子坐，這，你們幸福的人們當然吃不消。而且我們的手還要不停留地做着，眼珠子也不能稍稍移動，一有差失，耳光就會降臨頰上的。

機聲隆隆，梭子很快地一來一去，厚重的皮帶上下地滑過。任你脚酸手痛，眼皮厚腫着，頭目昏昏沉沉地……但是，做！還是要用力地做！沒有休息的權利，不許有片刻的停留，更不能舒適地透一口氣……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五六個小時後就覺疲乏了，以後逐漸倦懶，臉上不但上了一層油，並且是由蒼白色而變成灰色，心裏也跳得很快，四肢酥軟无力，幾乎要倒下來了！但是我們還不能略爲歇一歇呀！死命地做到好容易放工的汽笛叫了！拖着兩條无力而笨重的腿，支持着一個瘦的身子，慢慢走出了廠門，氣力是用完了，十二小時，就這樣很緊張地耗去了十二小時的血汗……。

我們吃這一口飯異困難呀！夏天簡直是我們的閻王關。熱，廠裏的熱是比在太陽底下還要熱，細紗間尤其可怕。每天多是一百零八九度，悶得，好比跌在蒸籠裏。發痧，還不算什麼，看看一個個倒下來了，這是每到夏天總要熱死幾個人的。所以每到夏天，工人們都戰慄着不知道死神要光顧到誰的頭上。

現在說到爲甚麼要增加工作時間呢？原來這是廠方因爲市面不景氣，所以減少了工人。譬如以前，九個人做，現在只有三個人做，於是担子就加重在每個工人身上，一個人做幾個人的工作，這樣他們還說人用得多，再要減少，說什麼虧本，必須減工資增加工作啦！早晨五點鐘的上工時間，要是你趕不上，過了五分鐘進去，就沒有工作派給你做了。「哪摩溫」（意卽領班人，英文是 numberone）叫你換停工，停工也罷，但還不准你立刻出廠，再要叫你幫二點鐘的忙。把車子上的機器都揩清爽，才放你回去，還算是盡義務的，絕沒有一分錢給你。

在平時，要是你不幸病了，或者有要事而停工，那定要給你罰一工，至少把你在月底所要領的工錢扣留半個月的工資，以後看你不再停工的話，才可發給你。倘若你的工資被扣留了兩星期，而你却要這筆錢來買米吃，那就糟了，你怕餓肚子，所以卽使病，還得拖着病體去和「哪摩溫」商量請假一天，幸而答應你了，也不給你馬上走，並且要叫你做兩個鐘頭工，把車子揩清爽。

我們是日班夜班，每個星期調換一次的。到調班的這一天又是我們倒霉了，工作時間拼命延長，總在十六小時或者十八小時之間。平常十二小時的工作已累得頭昏眼花面黃肌瘦了，再來一個十六小時，在機聲隆隆之下我們實在是苟延殘喘了。

有時工作趕緊了，連帶的中飯都沒有充分時間吃，只得一面接紗頭，一面偷偷地捎着飯盌吃，吃了幾口放下飯盌，接好了紗頭再吃一兩口再放下，去接紗頭，不用說盌裏染了一層絨絮。可是吃的時候，還嚇得要命，倘使一不留神給管理或監工的職員看見了，『喝噓』一聲，說時遲那時快，你手裏的盌不禁掉下了。眼快手快的連忙把盌藏在角落裏等他們走過了再吃。要是工作不順手，時常斷頭，那你簡直沒有工夫吃。當然也不能塡飽肚子的。（待續）



西安站的人肉市場

尙浚

隨着隴海路的西展，西安一天比一天的繁榮，今年更因人口猛烈的增加的關係，以致供用浩繁，各種新興事業，隨着發展。最顯明的是消耗品的大量輸入，投機商業更如雨後春筍的接踵而起，如旅館，飯店，妓院，都較前倍增，尤以妓院的增加，使街頭紅紅綠綠，更有顯著的事實。

在一般人的預料中，總以爲開元寺是妓院集中的場所，但是開元寺的地方有限，早被蘇揚的老板們捷足先登，後來者不得其門而入，於是東大街一帶，頓現熱鬧，許多的旅館房舍，都變作她們的香巢，每當夕陽西墜，佇立門前，做出那種似哭似笑的表情，約略以數日統計，當在百餘以上。

其實這還算比較幸福一點的，她們雖進不了開元寺的門，但總在東大街的熱鬧場所，亦堪自慰。所最痛苦的，要算火車站「特別蕭棚」下的女菩薩們了。她們比不上保吉巷的土娼，只在一片空地裏搭起一座蕭棚，裏面當然談不上什麼陳設了，僅僅有一座土炕，狹小可容一二人，蕭上面還標明門牌號數，是這樣地幾個字，「西京巷特別蕭棚第×號」，這名稱夠滑稽了，爲什麼要用「特別蕭棚」呢？

她們，聽口音大半皆豫產，最初在潼關及華陰廟等處張樹豔幟，因了隴海路西展，潼關失了轉運中心的地位，百業蕭條，她們回家既不可能，只有另圖發展。到了西安，高貴的房租是無法償付的，不得已，在車站附近便搭起蕭棚來操舊業。但是一遇風雪，那才無法可想呢？當然啦，因爲他們本身的條件太不具備，所以才落魄至此。的確，她們有的是飽經滄桑的半老徐娘，有的是初出茅廬的黃花幼女，不是纏着小脚，便是拖着一條尾巴似的大辮子。貌容欠佳，嗜好多端，這樣如何會能引動走馬王孫和揚橡公子們的垂青呢？唯一的顧客便是「丘八」爺和路工，以及苦力小販們了。

據一位「管碼頭」的人說她們的代價低極了，春風一度，只要一元。如果夜宿的話。加倍就夠了，尚不足開元寺的一個「盤子錢」。這樣的便宜，無怪乎有一幫人趨之若鶩了；可是保險給你傳染性病，聽說她們還納相當的捐？套色稍佳者每月四元，欠缺者三元；當局者也算揩油到家了。

當五花八門的一羣遊人，把她們當作景緻似的注視時，她們站立着，低着頭。毫無一點的表情，好像蘊藏着無限的說不出的心思呵！這些可憐的女人。

北平的女招待

梅琳

中國商店的設女招待，無疑的是近十數年來的事情。在目前中國各大商埠，一些屬於消閒性質的娛樂場所與商店，僱用女招待的現象已非稀罕了，而尤其是在這黃沙瀰地的偉大的北平城中，女招待更屬普遍的現象。

女招待，顧名思義，其職務範圍，當然以招待客人爲己任，然而北平的女招待卻不儘然，她們除自己應分的職業之外，有一部份，時時暗中私營着一種副業。這種副業，說過火一點，簡直是妓女的變態生活，金錢可以買她們的靈魂，歡笑與肉體。

北平的女招待，種類頗形複雜。不過，大略可分爲咖啡店侍女，球場侍女與飯館女招待三種。在這三者之中，以咖啡店侍女比較高尙，球場侍女次之，最下流低賤的，要算飯館女招待！

北平咖啡店雖不算多，可是大多新的咖啡店多雇備侍女支掌門面，她們的生活不極簡單，除與客人端送咖啡牛奶食物之外，似乎沒有其他責務。可是，事實上，她們卻成爲給客人們尋開心的對象，客人們的瘋狂舉止，她們應該忍受着，每天在店裏，又要迎合掌櫃的喜惡。否則，就有失掉飯碗之虞。她們可以說成天處在雙重壓迫之下討生活。至於薪金方面，是菲薄得可憐，每月膳費在內，也只十五六元。因爲這一種生活的貧寒，致使她們墮落而出賣她們的一切了。

球房的侍女呢？她們甚而比咖啡店的侍女的生活還要來得煩忙與痛苦。她們不像咖啡店女侍的只管替客人端食物，而是應該陪侍客人打球。北平的球房，有兩種以上的球種（如檯球，高爾夫，乒乓之類）因此，球房的女招待，最低限度應該學得一手的熟練球術。態度殷勤還在其次。不過如果她們對待客人的態度有點不恭或球術不很熟練，就時會被客人指摘或侮辱的可能。而最痛苦的是時時應該受客人們的任意戲謔調弄而不敢發出怨懟的聲音。你要是拒絕客人的罰飲，客人們將會板着臉說「裝正經？幹嗎當女招待？呸！」接着就是一口唾沫。爲着生活，她們只有忍受一切的痛苦幹下去。

咖啡館與球房侍女，雖私生活的固然不少，可是比較高尙點的球房，女招待仍過着極有規則的生活。不可一概抹殺。至於飯館的女招待呢？她們的生活狀態，與以上兩種侍女的生活相較，更壞一些了。她們的身價，在這三者之中，也遜一籌。在北平，一提起飯館的女招待，在人們的觀念中，很顯然的就是野雞的別名。咖啡店，球房這些場所，是處在衆目睽睽的大庭廣衆之中，客人們還不敢怎樣放蕩與無禮。可是飯館卻不然，飯館老板，爲着適應客人們的需要，都把飯館分成一間間小房間，屋外還掛着一張嚴密的布簾。因此，飯館的女招待，能在客人的瘋狂舉動中周旋和鬼混。整日徹夜，忙着應酬與接客，種種靡爛的生活。這是何等可怕？可是她們爲着生活的驅使，環境的惡化，在一個意志薄弱的年輕女子，她只好墮落到底的了。她們不但降低了自己的社會的地位，而且還得忍受社會人士的痛詆與責罵。這是一種何等可憐的職業啊！關心婦運的女同胞們，對於這一類的婦女職業，不知有何感想？尤其現在一般正鬧着競選的女同胞，不知對這種各地皆然的情形處怎樣的態度？

文藝

一個女英雄（續完）

高爾基著
盛馬良譯

「——不久，那使人咒詛的戰爭爆發了。」

說着，她停了一下，揮揮手帕，兩手捧住了臉沉思起來。

「——所謂使人咒詛，其實也是平凡的，不過我一直沒有理想到。當然人民是受苦了，除此戰爭是沒有別的罪惡的。男人都徵募去了，村莊都空了的時候，我覺得女人們的生活倒好起來，大家比較有聯絡了。自然，她們遇到了災難，她們馬上覺得自己可以自主的，同時與公共生活關係更秘密起來，這樣，她們應該互助了。我們的富翁們在這種情形下却惱怒了，你們且不要高興，他們一起有八個，連我的老闆也算在內，牧師也與她們在一道，我們有二個教堂，還有那個委員安多諾夫的女婿，也是在內。

「——他們對兵士的妻子什麼都做出來，她們用許多方法壓迫她們；他們連在口糧方面也要榨取她們，他們把這許多人幽禁，這件事也是很麻煩。我對那些女人，特別是年紀青的說：你去起訴吧，但是沒有人能聽從我。無可奈何地我在鍋子，瓦罐，牛乳桶，水缸中度我的日子。在我的周遭，只有爭奪，刼淫，天天是加緊着，我又想到烏拉諾夫的話：「富人是一切壞人的代表。」多麼憤怒，我想逃走，但是跑到那兒去呢？……

「——這時候，里涉·奈斯但立夫歸來了，她的脚燒毀壞了，拿着杖走路，她告訴我：「你知道工人們在想什麼？」她講給我聽，聽來很有趣味，但是我却不信。我看見少數工人，但他們口講着都是壞事。我說：「那些工人他們能做些什麼呢？呵，假使他們是農民呵！」里涉對我說過許多年份，什麼一九〇五，一九〇六，我相信在腦中留下了不少印象。她的脚好了以後，又到別地方去了，我又像荒野里的獨木似的活着，不與一個人說話。女人們都不與我好，有時在河邊或井邊碰見，她們罵着我：「賊家的雌狗！」還有許多的侮辱。我也不回答，我能說些什麼呀？

她們說得對的！這使我非常痛苦，我轉躲在家裏哀哭。

「——一九一七年的來臨，沙皇彼推翻了，這年夏天，農人們從戰地回來了，他們都帶了槍和藥袋。尼啓泰，烏斯杜戈夫，那鐵匠的兒子來了，還有一個活潑的孩子·依涅司——我記不起他的姓氏——還有一個像流氓的傢伙，他自稱叫比埃爾。第二天，他們集合起來開會了，宣言說：「我們是××××，打倒資產者！」但是他們的臉皮是不勇敢，資產者都在暗暗地笑他們，窮人也不相信他們，像我這樣女人的頭腦，是更難置信的了。

「——以後，我常見我的老闆和他朋友們鬼鬼祟祟地在商量，而且誰都不十分起勁。差不多每晚他們在店里聚合，的確很是憂慮。那麽一定另有人們在開心了，但是我不知道。突然，我聽見有人把沙皇帶到托波爾斯克去。我趁老闆的臉色比較和平的時候問起他，人們爲什麽要這樣？「人們把他降低了，如今叫他去統治西伯利亞。莫斯科將由他叔父來了，一個尼古拉。」我毫不相信他的話，同時想到里莎的話是有些確實了。在店里，我常聽到別人的怨罵：「這批餓狗又想侵犯別的利益了。」一晚，我悄悄地去看尼啓泰，問他事情的詳細，他喊起來：「你這蠢貨，我每天在對你說，爲什麽還不明白？你是僕役嗎？那末你是在與賊做事。」

「——他是一個瘦而黑頭髮蓬亂的人，牙齒却很白的，他說話的聲息很高，好像對一個聾子叫喊。他并不兇，可是非常激烈。我走了以後，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動也不敢動，好像穿了一件緊緊的袍子。頭腦上有許多輪子在碾壓，從這一天起，我非常恍惚的生活着，像濛在烟里。

「——而我的老闆却變得和我親密了：「你相信我吧，」他說：「不要信別人。我不再給苦頭你吃了，等時局平靜一點，我就與你結婚，我的老婆已經逝世。你去跟尼啓泰聯絡，偵探他們的陰謀，再探聽二個逃兵從什麽地方溜來的，他們是什麽人？」——「好的，」我對自己說「我很聰明，但不要太奸刁呢。」在大家非常恐怖中，十月來了，我們村上成立了×××。那個安多諾夫當選做主席，杜珂夫是書記。杜珂夫在戰前是酒捐督徵員，本來不受人注意。他彈彈六弦琴，把長頂髻梳得光光的像妝飾。在×××當中，全是一些財主。烏斯杜戈夫和依涅司都很憤激，烏斯杜戈夫本來以爲自己可以當選，豈料失敗了。投票的人只有很少數，人家都覺得他太魯莽。他的朋友比埃爾居然投身到財主那邊說話。未久，依涅司被暗刺了，後來，有一個逃兵也失蹤了。那天我在洗地板，店門還沒有開，

我聽見安多諾夫自言自語說：「我們已拔去二根眼中釘，現在要輪到第三根了！」我想：「不知這回要輪到誰了。」這晚，我去看尼啓泰，我說「是這樣吧？我不需要你來報告這種事，但是你如果決定同我們走一條路，你仔細偵探他們，不過你不要到我家來，假使你有什麼事，就告訴斯蒂派尼。至於我，預備暫時避一下。」

「——就這樣，同志，我就參加工作，我裝着沒有這些事，對老闆表示很親密。在這時，他開始狂飲酒，滿臉高興，他們這一羣，每天在慶賀着。所以我問老闆：「事情怎樣了？他就很悠然的對我說：「那些強盜簡直在搶劫，應該像惡狼般打死的。」接着他很驕傲的說：「我們已經結果了二個，別的人都將這樣。」我又問：「蘇也甫還逃兵，也是你們殺死的？」「大概是人們把他丟在河邊溺死了。」說着露着牙恐嚇的罵：「還有斯蒂派尼這賤鬼，她也在投死。」

「——我就奔到斯蒂派尼的家。她只微笑了「謝謝你，」她對我說：「我早就明白我是不可隨便的。」從她家出來，我跑到奈斯但立夫家里，我對戈愛爾的叔父說：「事情是這樣的。」他勸我：「你不要做這些事情吧。」但是，我是不能不這樣幹的。

「——在村里，有一個姓莫開甫的人家，這人家的老父有一個女兒，這是兩個相差很大的女人，大的是兵士的妻，小的沒有出嫁。家里很貧困，老父很是慈善，大女兒是個著名的織工，可織三色首案，并且彩繩也是她自己染好的，——她的脾氣很兇，但對我從來不發作。她的家里，晚上常常有人在談天，他說像一個婦人俱樂部。有一二回，他們也叫我去玩，我到他家，暫時會忘記許多煩悶，凡是到這里來，不是寡婦，便是百窮男人的女人。那天，事情發生了：「各位，」我對他們說：「××××是伸張眞理的，爲了眞理，依涅司與蘇也甫也被殺害了、各位還沒有從這回戰事中得到教訓嗎？你們沒有明白：人們是怎樣發財的？」同志，我并不是誇大，那時說這話并不完全是我自己，我是聽別人說過，我把婦人的生活的眞實敍述得很盡致，他們都感動得哭了。這是我一直做得到的，因爲我對於婦人一切的情形都曉得很深切，并且我會大聲的疾呼。

「——當我說的時候，睡在火爐旁的莫開甫老人他都聽淸了。第二天早晨，他把我的話報告了安多諾夫知道。這晚我的老闆關了門，喚我到他房里。那里，安多諾夫，和他的女婿還有二個同黨在等着。莫開甫也在。他兇橫地

告訴我說：「不但是她說，就是上帝也反對的。」這是他的說謊，因爲在這時間里，我沒有想到上帝，我與一般人一樣的進教堂，却也在家里祈禱的。這個老賊亂說！他們就來問我，恫嚇我，要我供出這些。我的老闆對他們說：「一個蠢貨，她相信人家告訴她的許多話。你們不必動手，讓我來教訓她。」……他把我教訓了，一直是五天，我伏在地上，一點力氣也沒有，不但立不起來，就是手脚也不能動。我以爲我是永遠站不起了，但是，你看，我現在還站着哩，因爲又過三天，那些教訓我的先生們到府里去了，這晚，我就聽見有人敲窗，我想他們來殺害我的，誰知道那竟然是愛戈爾·奈斯但立夫叔父。「用力，」他說：「預備！」到路上了，我看到一輛冰車，有雙馬拖曳着。里面听蒂源尼向我：「你還活着麼？」我見人們這樣關心我，覺得歡喜得說不出來。

「她的鼻在竭力吸着，眼皮跳着，眼珠有着異樣的光，我看她想哭了，但是她却笑起來，那樣像孩子一樣的輕微的笑。

「——她們帶我到城里，他們就安慰我，看護我，他們給我吃——我眞永遠忘記不了他們這樣的優厚待我，當我是寵愛的女孩子。他們都是嚴肅的人，里面是烏斯杜戈夫和里莎，還有一個工人，伊凡·彼得席維友，很有趣的……總之，那里要說的事太多了，簡直我覺得像到自己的家了，愛戈爾很驚奇，他說：「我眞意想不到，我總以爲她是奸細呀！」

「——我住在城里將近四個月，內戰已爆發了，爲着蘇維埃，資產階級對我們鬥爭了。我們那個地方，眞像故事里說的：恐怖，又快樂。情勢很混亂，要看清某人是屬那一方面，是很困難的。尼啓泰告訴我：留心吧，安菲莎同志，舉起耳朵呵！」有些他們都把我教會，我的頭腦慢慢清楚了，我能東跑西跑的參加集會，對婦女們演說。同時也從他們那兒得到進步。以後的事，我眞難說了，那是太多了，像一條大河流在我面前，使我沒有一些頭緒。但是我只是盡力量的去幹，上帝是會幫助的。」

「說着讚美上帝的話，他似乎感到慚愧，但是她的臉不會更紅，因爲原來已紅得像一塊紅磚了。她伸起臂，愁悵地太息了。

「——呵，我說錯了，這是常這樣的，同志，這些都是空話。人們不應該這樣讚美，他們要有行動來讚美。我不多說了。

「——是呀，好同志，我是盡力量來幹工作，愛戈爾

集合了三十多人組織一個團體，并且決定討伐我們這村。他的一切身家利益，全被敵人破壞完了，他的兄弟都失蹤了，或者已經被殺害。斯蒂派尼的家舍也燒掉了，歐陀克西·莫開甫也殺掉了，他的妹妹小秦尼亞被強姦了，到現在還呆着。愛戈爾就在大場上組織了一個法庭，尼啓秦烏斯杜戈夫在大衆中演說着，大衆都同聲說是安多諾夫，我的老闆，和其他兩個人，麵粉的佐托夫和牧師，都有罪，把他們一齊槍斃了。杜珂夫逃走了，那委員也在槍斃許多人的時候打死了。那個莫開甫老人，我們把他的頭髮鬍鬚一齊剃光，把他遊行示衆。法場的情景是很緊張的，當那個莫開甫沒有了髮鬚走在路上，開始大家覺得奇怪，後來覺得滑稽，有的笑得淌淚都流出來，有的笑得跌倒，恐怖被這笑聲驅散了。這個計策是尼啓秦想出來的，他眞聰明哩。大家推舉他做鄉村×××的主席，里涉做書記，我也被他們拉去專做婦女方面工作。這時候，他們都相信我的話。「一個人生長在富人家里而熱心幫助窮人，那并不是不合理。」他們這樣說，我回答他們：「喂，朋友，你們曉得我在富人家是被當作雌狗的。」——「不能聽你自由行動的呀！」他們笑着道。

「——大概兩個月後，我們這一羣人不得不逃走了，白軍已經到了，而且數目很多。愛戈爾他們二十多個人，都避在森林里，他們的團結很堅強，可惜缺少槍械。他們派我和斯蒂派尼留在村里，做偵察工作，但并不露面。斯蒂派尼仍舊勇敢地躲在村里，我是住在離開村二里的養蜂場里，白天大家分頭工作，晚上，斯蒂派尼到我這里來，有一回，她偷了一枝槍給我說：「你知道，杜珂夫我那愛人，他同白黨在一道，我要給他一個懲罰，給那流氓！他老拿了酒瓶度日，并且還要恐嚇人，他的可怕的話已嚇壞二人：「她們是被捕的。」——「你也會被害呢。」我對她說。「這也許不會。」的確，這件事是不會有的，倒有一件最有趣的事呢。一天晚上，我在養蜂場里裁衣服，從樹林隙處望着路上，我看見一個像斯蒂派尼的人同一個戴白帽子，穿白襯衫的走來，他在大路上走，只是在路旁的樹叢里溜着。那兒有一條小徑直通到一個泉水的。這種散步使我很討厭它，斯蒂派尼這個人，爲什麼要這樣呢。她漸漸向我走近，我正在決定要不要躲在樹林里去，誰曉得，那白色的人忽然蹲下去，她跳在他背上，用腿夾住了他的兩腋，用力把他的頭捺到地上，一面喊，「快來，安非莎！」她是個強健，敏捷，會舞的女人。我奔過去，急得呼吸幾乎要斷了，那個白黨正在掙扎，將要逃掉了，我跑去

把他後腦打過去，打得他不響了。同時斯蒂派尼在袋裏摸出手槍，「帶去見愛戈爾吧，」他對我說：「這個人對他們或者有用。」這原來就是杜珂夫呀！我們把他拖到養蜂場，他恢復了知覺。斯蒂派尼對我說：「你是懂開槍的。千萬不要失手放脫這鎗。你就押着他去吧，我在這裏等，你不必回來了，只要叫他們派一二人來，這里我準備着的」於是，我與杜珂夫一同去了，愛戈爾的地方有二十里的遠，可是每隔五里路，都有我們的同志住在農人家，杜珂夫走在我前面，兩個肩膀顫抖着，哭着求我：「放我罷。」還許我許多的禮物。當然，他很羞慚做二個女人的俘虜。他又很害怕。「走」我命令了。「不要多響，否則，開槍！」

「——大家都笑了，笑我和他二個人。他坐在樹根上，手脚都在抖。他的臉低得看不見，縮成了一團，小而且瘦，使人覺得可憐。二三天後，斯蒂派尼誘了一個白黨到養蜂場，我們派去的二個人把那個人押了來，但是告訴我們：「這個魯莽的女人，恐怕要惹出禍來的。」果然，這話是真的發現了。養蜂場給毀壞了，斯蒂派尼却是連一根骨頭一根髮絲都沒有了，我們真永遠不明白那些傢伙怎幹的呢。她的俘虜有用處，告訴我們，三天內白黨預備來攻城了，現在等候一支援軍。他的話是確實的，我便趕到城里去。

「——在加瑪河畔，我們有過一次短短的接觸，我們的同志有七個被殺害了，愛戈爾叔父是非常忿惱的。不消說，白軍佔了城，他們有一百五十多人，而我們只有四十多人抵抗。他們從遠處放着排槍，我們又逃進樹林里。這樣，我們真像小溪里的魚，東西漂浪，這一年里，到處都是白黨。而且有時候，紅軍忽然白化，有時候，白軍也反正過來。接着在附近地方，科爾却克，燃起了廣大的戰爭。我們繼續着這鬥爭，看起來沒有結束的時候。真彷彿森林里燃起大火，熄滅了一方，別方又燒起來。後來連奧賽這地方也殃及了，那兒有許多的窮人，都是以織蓆或做繩為生的。愛戈爾叔父真痛苦，他被一匹馬踏傷，腿上又受創。在奧賽城附近，他和另外三個人，被白軍騎兵抓住了，兩個是殺害了，他受了一次殘酷的刑。那第四個，是卑爾瑪的中學生，逃了回來，跑到我和里莎的地方告訴。里莎叫我去探視她叔父可否救出，白軍是駐紮在離開我們三里的車站上，到了這邊，看見愛戈爾吊在樹上，身體半裸，從頭到脚都是血，——聽人說，白軍把他的皮一片一片地撕下，——形狀真怕人。他的右手也不見了。我問一個織

蕭的人，「為什麼這樣害他？」他說：「這是一個×××××，一個眞傢伙！因爲他罵他們，所以他們虐待他。他曾暈過去，就這樣吊着死的！」

「——我憤極了，我痛心這位同志！我對車站旁邊的人們罵道：「你們這羣野獸！你們不怕慚愧！你們倒應該吊在樹上啦！無正義的東西！」不久，有人帶我去見他們的領袖。那個白髮蒼蒼的人，氣得發抖，他命令：「帶下去打一頓，」我便被打了二十多次，一星期中我坐躺都不能，幸虧我有這特別的身體，越打越胖。算是我的一種體操。眞的同志，我的挨打比一匹倔強的馬所挨的更多。我的皮肉受到這樣的殘虐，連自己也覺得駭奇，我的血竟然流不完，但是，我不會呻吟。

說着，說話的人停了一下，仔細吸着一支煙，朝自己的脚凝視了一分鐘，嘆了一口氣，又說：

「——我決不呻吟的——她說。我聽了她的話，想到了這悲慘的幾年中，自家的生活是多空虛啊。充滿了這空虛的只有呻吟和太息。我問她：以後你的生活是怎樣呢？——什麼？今後嗎？她說，在我們勝利的開始幾年：我的生活并不比以前輕鬆些，而且好像更寂寞了。我的要好的同志們，有的被殺了，有的分別去幹事。里莎也到愛卡脫倫堡去讀書了，只有我孤獨的留着。我們鄉村×××里的幹部，都換了新人，而都是一些懦弱的孩子，他們全不知道我們過去的許多事情。縱然曉得的，也不過是些傳聞。。他們之中有一個在肺病的曾鬥爭過而死了二年的青年的一首歌：

權力是最高的，
議論都是傳聞。
他是鄉村蘇維埃官員，
輕視這整個的世界。

「——這時候，權力是屬於地方的。後來，新經濟政策開始了，我們被派到國營農場里，那個機關還沒有開展，資產者又在各方面活動了。那年冬天，我的小學校里的保姆，但是我是如何的一個保姆呢。校長是有病的老人，他不喜歡小孩子。我白天去做事，看到許多的事都在後退着陷落在泥濘里。那些女人們又變成豬，除了家事外什麼事都不懂了。我最痛苦的是不懂理論，我很慚愧，但是又沒有時間來學習！我實在太實際了，我不懂用文字來描述我的過去和每天生活，我沒有這些能力，但是我知道我們不能夠團結，由於我們不和睦，由於我們太蠢，和生活太無意義。我以爲頂要緊的是改造我們的日常生活，這改造要從下面做到上面，要從女人開始。因爲日常生活是建築在他們的力氣，汗珠，和血上面的。但是每個女人給家事

累住，沒有工夫讀書，怎樣去改造生活呢。女人們的全部生活是給瓶子，罐頭，孩子，和齷齪的襯衫所佔領的。

「——我決意來組織一個公共洗衣處，二三個人輪流一次，洗全體的衣裳，免得各洗各的。可是這件事沒有成功，她們怕羞，因爲她們都有如齷齪很破濫的不能見人的襯衣，當她們自己洗的時候，還可以不讓別人看見齷齪和破濫，可是到公共洗衣處，那就要給大家看出了。

「——當然，她們不會把這意見對我明白地說，這不過是我的猜測，她們反對的理由是肥皂的問題！肥皂怎樣分配呢！有的人有十件襯衫，有的人只有四件，這就怎樣算呢？後來却有人忠實地告訴我，絕對不是爲肥皂，實在因爲大家怕羞。她們說：等到大家比較有錢的當兒，再來組織公共洗衣處，公共浴室，公共食品處吧。你想吧，她們的自慰是如此：等她們有錢一點！「喂，諸位，」我對她們說：「錢就是使我們墮落的東西呀！」

「——雖然這樣，事情在慢慢地進展。人們漸漸在清算自己的愚蠢。大家讀着婦女欄，那農民報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它已成了我們的好友！同志，我們要有一個分娩所，一個兒童公育所，我們要把安多諾夫的廠棚做婦女俱樂部，這樣的廠棚算好，四面都種着樹木，牠已經空了二年了。

「她開始細述所需要的，說了一件，屈一下手指，可是手指不夠了，他在桌上用拳頭敲了一下，再算：

「一——二——一數了十三種需要的，她忽然懊惱起來，甚至於打我數下說：

「——你們對婦女太疎忽了，雖然你們口口聲聲說沒有婦女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不成功的。你忘記伊里奇怎樣的說過？他說：假使不把婦女從卑劣的生活層里援救出來，她們就不能管理政治。不過這里的區蘇維埃與縣蘇維埃都躲着不動，像一隻懶熊伏在洞里，你可以踢他們。你們不是單獨的生存在世界上的，誰都明白。事實是很清楚的：女人們從瓶子罐頭中解脫出來，她們便成怎樣？所以，要把我們從奴隸生活里解放出來。給我們自由的時間吧。我跑到這里來已經三次了，你大概算一下，一次來回要一百二十里，三次要三百六十里了，這是容易走嗎？走這些路一共要五天的時間吧？總括的說，我的話是結束了，沒有一些留着。我想去睡了。你給我用力打那個區黨部委員，不然我就去省黨部告發。就准我入黨，讓我把他們督促呢！」

說話人把話說完了，停停，他問我：

「你聽了這事有什麼感想？你覺得她對嗎？」

「總對的吧。」我說。

嘆息了一下，他拿我講起自己的事情。

（完）

一九三六·七·譯。



血恥

人一

（一）

一九三〇年的收成總算不錯。

——東南隅的農民們都很滿足地感謝着上蒼。雖然四週還密佈着戰雲。

『要是去年不鬧兵災，要是咱爹也在家裏，那準可以多收兩石白田的稻。』

『那麼現在我們還剩多少稻呢？』

妻把丈夫扎好的稻草捆起來。

『一共收了二十多石稻，前天就送了十四石租，剩下的不夠吃。媽的東家還罵我什麼滑頭。』小馬說着狠狠地將稻草扔到妻面前。『娶您的時候，還借了丁四哥二十塊錢。插秧和打稻都是借錢雇的短工，媽媽的，這些東家就不管。』

小馬一肚子牢騷總是向妻發。

『阿珍，您們又在吵些什麼呀？』劉奶奶在屋裏喊着。

妻向丈夫撅了撅嘴。

『沒有什麼，奶奶！是小馬在唱歌！』

小馬「吃」地笑了。

『我把這些先挑到鎮上去賣，晚上回來給你買瓶頭油。』說着，小馬挑起了兩捆稻草。

『不要買頭油，只買點刨花就行。』阿珍說。

『嘻嘻！』丈夫摸摸妻的下顎。

「妻是美的！」小馬走着想着，心裏充滿了愉快。

「媽若活着，爹若不被王八羔子拉走，一家人過着多幸福啊！」

『天不睜眼睛！』

——每想到這些，小馬就要咀咒天。

到了肖鎮，稻草只賣兩毛錢。還豎了半天腿子。

照着妻的話買了一百錢的刨花。又割了熟醎半斤肉，買了一包白糖稍給奶奶。

『喂，小馬！是回去嗎？』

小馬吃一驚。

『林鳴哥喲！你是來趕集的吧？我就要回去的。』

『好！我們一塊走。我是來找朱三的。』

兩個人於是踏上歸途。

『聽說，這幾天又有什麽敗兵要退下來。』

『爲什麽老是經過我們這兒呢 ？』小馬眞恨這種消息。

『全村的人都給攪怕了！』林鳴的眉頭皺得很緊。『他們簡直像土匪，鬧得民不聊生的。』

一羣烏鴉叫着從他們的頭頂飛過去。

『哞！』同聲地向空中『哞』了一口。

『金山的情形怎麽樣呢？』小馬躭心地問。

『劉莊一帶的人都加入了。他們新伙子們這幾天正煉丁夫。他們都覺悟應該自己保護自己。』

『咳，小馬！』林鳴接着說『以後，再有什麽王八羔子來欺侮我們時，就不用怕了。』

林鳴興奮地拍了下胸脯，並撟起了大拇指。

『他們打來打去不當緊，媽的我們却該陪着遭殃。』

小馬的話的確不錯。農民們本是無辜的，戰爭不應該影響到他們身上。只少敗兵不該來騷擾。

『我爹到現在還沒消息。』小馬深深地嘆了口氣說。

『村裏阿貴的爹，尙運的哥哥，王伯伯的兒子……他們不都是一樣沒回來嗎？』

『狗入的再來的時候，我一定拚個他死我活！』小馬恨得咬響牙齒。

林鳴拍拍他的肩說：

『總有報仇的一天哪，老哥！』

小馬欣慰地向林鳴笑笑。兩個人於是暢快地邁開大步向前走。

『趕集了嗎？小馬！』阿貴的老婆正在田裏放牛。

『是的，大嫂，您種的芝蔴開花了呀！』

說着，兩個人走近阿貴嫂的身旁。

『花是開了，可是蟲很多呢！』

她牽着牛站住了，眼睛注視到小馬籃裏的一堆刨花。

『喲！』她拍拍小馬的肩說『給新娘買的嗎？』

林鳴笑了。

『來，先別眼紅，我當家送你一些。』說着伸手在小馬籃裏抓了一把刨花給她。

『你倒會拿人家的東西做人情。』阿貴嫂不接。把臉轉了過去。

『沒關係，大嫂！請你收下用吧！』小馬更又多加上一些遞給她『還很粘呢！我剛才用唾沫試了試的。』

『正好呀！』林鳴調皮地說『把頭髮泯得光光的，好叫阿貴餂。』

『眞是個油嘴鬼！』阿貴嫂假嗔地「啐」了一口。『還是你老實，小馬！謝謝你的刨花。』

『不要客氣，大嫂！』說罷小馬挾起了林鳴『我們走吧！』

林鳴笑着做了幅鬼臉給阿貴嫂。

到村裏已經快黑了。

各自回到家裏。

阿珍做好了飯在等着丈夫。劉奶奶先吃罷睡了。

『奶奶，我給你買了一斤白糖，還有肉。』小馬總是很孝敬的樣子。

『是稻草賣的錢嗎？你倆也拿些去吃呀。』劉奶奶快活得不知道怎樣好。

『我們不要，奶奶！你留着吃吧。』小馬說着，就跑進自己的房裏。

『這是給你買的刨花，路上送給了阿貴嫂些。』小馬把刨花遞給妻。

阿珍快活地接着。眼裏放出熱情的光。

夜裏下了場很大的雨。

雷把阿珍從夢中驚醒。

『我怕！』她偎緊了丈夫說。

『怕什麼呢？讓我把窗子關起來！』

可是風偏和小馬作對，關了的窗子再給吹開來，雨像利箭樣都射進屋裏。

『操你個祖宗！』小馬煩燥地用力把窗子抵住，再頂上一個罐子，然後再睡到床上。

『眞是天有不測風雨呢！』阿珍似乎在囈語。

『也就該天亮了！』小馬說着把阿珍抱緊。

到黎明的時候他們已經睡熟了。

『小馬！小馬！』劉奶奶儘管是扯着喉嚨喊，可是小

馬在被窩裏正做着好夢。

雨已經停止了，空中是一團團白雲。

「天亮了，小馬！快起來去看芝蔴淋毀沒有？」這回劉奶奶是站在窗外用拐棍敲着喊的。

「嗐！奶奶喊呢！」阿珍先醒了，用力掙出丈夫的懷抱。

「醒醒呀！」她用力推着小馬的身子。

「什麼事！什麼事？」小馬翻了個身又睡去了。

「奶奶喊呢！叫到田裏看看芝蔴淋毀沒有！」

小馬仍舊是不動彈。

「小馬，小馬！你睡死了嗎？」

劉奶奶的拐棍更在房門上亂敲了一陣。

小馬煩惱地一骨碌坐起來。

「知道了，奶奶！」說着揉了揉疲倦的眼睛，跳下床就跑到田裏去。

——沒有冲毀，雨水的潤澤更幫助了芝蔴的生長。

「謝謝老天的賜福！」小馬向着上蒼打了個呵欠說。

太陽這時微笑地從山後面爬出來。

（二）

突然地，全村人都似乎陷入了不安的狀態中。顯然有什麼特殊事件要發生了，大家的每幅臉上都呈現着驚恐。

「究竟是什麼事呢？」劉奶奶坐在門檻上看着他們人來人往的，可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出個原因來。

「總不會是長毛來了吧！」這麼一疑問，即立刻心上起了陣愁雲。

連忙跑到屋裏將大門關上。

「阿珍，去叫小馬來！」

阿珍從院子裏「嗯」了一聲。

——然後在倉屋，廚房，牛棚，到處都找不着小馬的影子。

「準又是出去玩啦」想着，就走來告訴奶奶：

「小馬又不在家。什麼事呢？奶奶！」

劉奶奶把眉頭皺着嘆口氣。

「這孩子簡直不像樣了，成天跑出去幹嗄呢？」說着，劉奶奶只好再開門到外面去喊。

「小馬！小馬！張大哥，你看見我們的小馬沒有？」

張大春搖搖頭。儘管慌張地走他的路。

劉奶奶又拉長喉嚨喊了十多聲，結果仍是無響應。

『丁四嫂，到底什麼事呢！你知道不？』劉奶奶一把抓住前村丁四的妻子問。

『誰曉得呢？聽說又是那般鬼打敗仗退回來啦！』丁四嫂說罷指給劉奶奶看那一羣向鎮上逃難的人們。

『他們都帶了糧食逃到鎮上去了，劉奶奶你預備怎麼辦呢？』

劉奶奶可也沒辦法，劉奶奶就是怕聽說長毛來的消息「長毛」，在劉奶奶認爲：凡是那些殺人放火的強盜就都叫做長毛。

可不是嗎？卅年前，劉奶奶還年青的時候，差一忽兒沒被長毛搶去，家的糧食，錢財，也全給長毛拿光，到後來落得一貧如洗。要不是爹的武藝好，她也許早就做了長毛的刀下鬼呢！

還有自己的兒子——也是被長毛拉走的，到如今還沒消息。劉奶奶幾年的運氣可眞算不好！

「長毛是最好搶女人的！」想到這裏，劉奶奶不禁打個寒顫。心裏說：「小馬的媳婦怎麼辦呢？」

『我的天！長毛是眞的又要來嗎？』

丁四嫂嘆了口氣。

正巧這時丁四挑着一担乾柴回來。在他那老經世故的臉上，似乎找不出像別人那樣驚慌的顏色。

『呵！丁四哥來啦！』劉奶奶首先狂喜地發現他。『你知道不？到底長毛會不會來呢？』

丁四微微笑一笑，把米担卸下肩頭。

『給我碗茶喝！』丁四命令他老婆。一面安然坐在草堆上。

『劉奶奶！小馬沒有告訴你嗎？』丁四看着劉奶奶那副焦急的神情，却着實有些兒可憐她。

『小馬！小馬一早就跑出去收屍啦！』劉奶奶惡狠狠地咀咒：『究竟是什麼事呢？』

丁四的老婆送過來兩碗茶給丈夫和劉奶奶。

『村裏的人都逃到鎮上去啦！』丁四嫂說『聽說又是那些打敗仗的鬼來了呢！』

『怕什麼』？丁四用力跺了一下脚說『讓他們些胆小的逃去，老子會對付那些王八羔子。』丁四說着指給劉奶奶看那金山的一角『小馬和我們的伙子們都在金山後邊，只要王八羔子一來，就可以做他個落花流水。』

丁四驕傲地談論着，這時劉奶奶也稍爲放點心了，可是她總不能懂得：像小馬丁四一類種田的人，怎麼敢說跟長毛鬥?!

『反正咱的稻子也不多，』丁四看看老婆的臉。

『可是，一旦被他搶去……』丁四嫂說：『吃的就沒有辦法！』

丁四站起來縱了縱肩。

劉奶奶這時還大聲喊着小馬。

『小馬晚上就囘家的，劉奶奶總儘管囘家去招拂門吧！糧食最好有個防備，把倉房鎖起來就行。』

『要是長毛來的時候，你得先給我通個信呀！』

丁四點點頭，看着劉奶奶一拐一拐地走過去。

其實他心裏，着實也有點兒卜通。那王八羔子是給過他教訓的——在去年打長台時，敗了仗退到村裏搜了一個一踏糊塗，要不是弟兄們又追了來把王八羔子趕走，準連性命都保不住活到今天。難怪村裏的人還次要逃，實在也給他們搜怕了。

「操他祖宗的，這一次來了就要給他個好看。」想着，丁四就走進屋裏把倉房鎖好，又用了些稻草在倉房門口堆了個嚴嚴密密。

『這樣，他們就看不出裏面是倉房。』丁四得意地說。老婆也快活地笑了笑。

『快弄飯我吃吧，吃了飯還要到金山。』

丁四嫂答應着走到廚房去。

（三）

太陽漸漸沉下去。

秋已經老了，然而氣候還是熱辣辣地。

風把楓樹葉子吹得飄落各處。「殺殺」的聲音，聽着頗有些悽楚的感覺。

下午，村裏的人沒有上午那麼活躍了。也許是都逃光了的原故；可是也有些是關着門在家裏等候着抗鬥的。

劉奶奶用一把還是她娘家給陪嫁的大銅鎖鎖在倉房門上。

小馬還沒有囘家，阿珍和奶奶躲在屋裏聽消息。

『小馬這孩子真該死，家的人簡直沒有在他心上。』

阿珍「嗯」了一聲。

劉奶奶煞煎地躺到床上。蓋着一條破爛的被子。

『究竟成天在金山幹些什麼呢?!媽的，打長毛也得有槍呀！』

『真的！』阿珍說『小馬最近變壞了，這些日子都不在家。』說這話好像覺得有點難爲情。

「講丈夫的不好，是不應該的」她心裏想。

手裏一面做着針線。不時下意識地地摸着她那兩根分開的辮子。十九歲啦！一種新婦的幽靜情態。常常是微笑着的臉。

『阿珍，咳……咳，你以後也得勸勸他才行！』劉奶奶說着話，咳着嗽。

阿珍沒有做聲。

一陣子沉默。劉奶奶閉了眼在想心事。

阿珍悄悄回到自己房裏——媽陪嫁的粧奩，每次使她觸目時即感到一種興奮。

「媽是慈慧的」！心裏常這樣想着。

「然而丈夫也是可愛的」！好像這和前面的思想照例相聯繫。

手裏拿着丈夫的鞋，一針針做下去。腦際幻現着丈夫的忠厚的臉。

「在金山也許不是幹叹壞事」，她想。似乎還聽見丈夫說過：金山有個什麼紅……

——這一下阿珍費了好大時間才記起：原來叫紅槍會。村裏的人以及附近鄉鄰他們都加入爲會員，據說這是一個農人自衞的組織。

『我們不怕刀槍，刀槍刺到肚子上不流一點血』。小馬常這樣對妻說。想到這裏，阿珍更開心了，覺得有這樣一個丈夫，還怕什麼呢？

於是安心地做着活，一隻鞋剛剛上好。

劉奶奶又叫了：

『小馬還沒回來嗎』？

『沒有，奶奶！他大概就要回來吃晚飯的』。說着，阿珍站起來走進廚房裏。

約摸有點把鐘的樣子。

太陽已經落了。大地是一片黃昏。

院子裏牛犢在狂吼，阿珍喂了牠些雜糧。

小馬還不回家！這簡直使劉奶奶焦灼到想跳起來！阿珍也非常不安了。爲什麼呢？爲什麼連晚飯也不回來吃?!

「難道有什麼意外嗎？」她可真不放心起來。

煮好的飯菜儘管放在鍋裏用一點炭火溫着。可是儘管沒有人來過問牠。

劉奶奶和阿珍都忘記了餓。

大家陷入極度忐忑的情態裏。

突然一陣脚步聲搭過他們的門前。

接着又是兀雜的談話。

『拍，拍，拍』。

——阿珍呆呆地望着劉奶奶。

『是……是誰敲門』？

阿珍搖搖頭，顏色差不多都變了。

『不知道。好像不是小馬的聲音』。

『拍，拍，拍』，像連鞭炮。

阿珍和劉奶奶自門縫向外瞧——

我的天！那不是長毛來了嗎？

這一驚可不小，差一乎劉奶奶沒有跌下去。

阿珍連忙扶着她坐到椅上。

『去……，去把盛稻殼的缸抵住門。還…還有……礙……』

阿珍把一切都照劉奶奶的話做了，敲門聲又是一陣。

這回似乎不能再衝默了。

劉奶奶輕輕走到門邊。

『誰……誰呀？』聲音幾乎連劉奶奶自己也聽不見。

『媽的，再不開門，老子就要打進來了！』是幾個人的嘈雜聲。

『沒……沒……有人在家呀！你…你是找姓啥的？』

『媽的，沒有「人」你是誰？操你個×，快開門呀管什麼姓嗄不嗄！』

『劉奶奶看勢不能不想法了，使眼色叫阿珍躲進房裏。自己覺得反正是老了，老了的人他們也許會可憐。

『老總！家裏實在沒有人呀，只我一個老婆子在看門，請你們就可憐可憐我吧！家裏實在沒有人呢！』

劉奶奶說着說着身子抖得站不住。

『沒有人，沒有人，是鬼在說話。』

接着是一陣笑聲。

『打碎這門！還跟她嘮嚷些什麼呢?!』一個說。

於是起了猛烈的響聲。

『老總…爺…老…總…爺…』劉奶奶扑通跌下去。『我…我跪着求你…老總…爺…』

『嘩啦！』

『哈…哈…哈！』

——劉奶奶被倒下的門板和缸打得昏過去。地上散滿了稻糠和血。

一羣蜂樣首先擁進廚房裏。像一個個狼狽的鬼。

『啊喲！現成的飯，菜！』

強盜般搶着往各人的嘴裏送。

『乖乖！這兒還有山芋，蘿蔔，還有芝麻醬……還有……』

『還有什麼呢』一個說。搶着一大塊山芋吃。

『還有麵粉，還有高粱，黍稷……』

又是一陣狂笑。

『還有女人呀！我的寶貝！』發現奇珍似的吼叫。

於是，從一張床底下硬拖出了阿珍。

——賊救聲，狂笑聲，爭鬥的毆打聲……

『老李，你是班長，你得憑個公道，女人是我先發現的，當然該我來先受用。』

『操你個祖宗的，老子受用了，再講！』

於是一陣贊成的鼓掌聲。

『嘩？老王！』

老王想去反抗，可是被李班長底不留情的一腳，踢得差忽兒沒跌下去。

『關住門！伙子！免得看着有些不好意思。可先別流口沫呀，等老子受用了，就交你們去公分。』

接着「呀」的一聲把十多個關在門外。

『奶奶！奶奶！救……救命呀！奶奶！』

『阿珍的拳頭痿痿地落在李班長的胸口，像是落了些軟棉棉的柳絮………

（二）

劉奶奶甦醒了，待她剛剛支持着跛到阿珍的房門。從後面被揪着的衣領，又拖至她自己的房間裏。而且倒鎖了門。

『強盜，你們這些該殺的長毛！』

劉奶奶的咒罵，老總們是沒有聽見的。

良久，李班長興盡而出，喜氣揚揚地整了整衣袖。

『去吧，老王！』李班長拍拍老王的肩說『又不是你的老婆，犯不着吃我的醋，是不是？』

老王狠狠地看了看李班長沒有話說。

剛好阿珍預備逃向隔壁倉房。

『寶貝！』被老王一把摟住………

又是一個時候。老王出來又接着是張勝，三蔴子，鬍子大伯，侯成，程精，馬夫周玉……：一個個從阿珍房裏踏着血跡走出來。

『都輪着了吧？夥計們?!』李班長等得有些疲倦的樣子。『再有頓西餐，吃一下才痛快。』

獨有禿子在一邊撅着嘴。

『媽媽的，輪到老子時，已經不中用了。』

於是「嗡」地一陣笑聲。

『算了吧，禿哥！下次找着好的先讓你。』三蔴子得

意地縱了縱肩。

『走呀，還有什麼想頭呢？』李班長發出命令。

於是一個個背上了槍。

『慢走呀，還有一屋子稻呢！』鬍子大伯從窗洞裏看見，嚷着，於是一羣人又擁上包圍了倉房。

『你們不能搶我的稻呀！老總……老……老總！』

劉奶奶的喊聲沒有人去理會。

『操她媽媽的，老子總要把稻弄個夠本才行。』禿子說着。一面拾了個石頭用力打毀劉奶奶陪嫁時的銅鎖。

『要這些個稻子有什麼用呢？』李班長有些反對。『還得趕路到縣裏去呀！』

『不，大家隨便背一點，到城裏也好換些錢用。』麻子的話大家都贊成。於是就你一袋我一筐地分了個十分之七。

『還是讓牛替我們馱着吧！』侯成說。

這牛犢也就跟着遭了殃。身上背着差不多幾百斤稻的的重量。走起路來還要吃着皮鞭。

劉奶奶從窗裏看着老總們一個個走過。她想出去，可是門倒銷着。他的筋骨疼痛得擧不起手來。

『救命呀！救…救命呀！』喊了好久，沒有人應。

「阿珍呢」？這樣想，就立刻更用力地呼着阿珍的名字。

『阿珍！阿珍！……天呀，阿珍呢！』

屋裏和四週都黑漆漆地，沒有反應。劉奶奶再跌倒地上。

外面的狗却狂吠着。

（五）

夜半。

劉奶奶已奄奄一息。

『小……小馬，阿珍呢？』

小馬伏着頭哭！沒有作聲。

『你……你怎……怎不早……回來呢？』劉奶奶撫着孫兒的頭說。『快……快去找……阿珍吧！』

說罷，她的手離開小馬的頭。

『奶奶！』小馬慘絕地叫。

劉奶奶却苦痛地緊閉了眼睛。

把祖母的屍首，和被蹂躪了的妻底尸身放在一塊。

然後，含滿了兩眶辛酸的眼淚，提緊仇人被阿珍所撕下的扔在床下的「班長李鴻森」底徽章。

『我給你報仇，阿珍！』說罷小馬毅然離開了家門。

在往金山去的路上，眼前蒙蔽着一片黑暗的陰影。

·

（六）

「殺」聲起自劉莊一帶。

『批批拍拍，批批拍拍！』

敗兵被包圍在金山與焦山的夾道中。

子彈在天空中幌來幌去地像一棵棵賊星（註一）搖過。

犧牲者的血，濺成公園裏噴水池式的水花。

『弟兄們也趕來了呀！』是丁四的聲音

他老遠望見一隊武裝人羣自金山坡後向着前進。青天白日的旗幟在迎風飄展。

『殺呀！伙子們！』小馬興奮地扔下一隻炸彈。

『轟！』

接着是號叫聲。

『哈…哈…哈…』小馬發狂的歡笑。

『硬肚（註二）上呀！』林鳴這小子首先挺了胸脯向前冲過去。

接着是揮着雪亮底大刀的羣衆。

『丁四，把燈籠點起來給弟兄們作個記號呀！』張大春嚷着。

朱三在山頂吹起號令。

『打——打打敵，打打敵打打！』

『通』一個開山炮的轟聲：

——弟兄們從左翼來到了！

於是，機關槍「啪啪」像急雨樣。

『領着硬肚們上呀！上呀！』

『紅槍會的會員是不怕死的！』丁四發狂地叫。

阿貴像穿山虎樣帶着一羣伙伴冲到敵人的後營房。

『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傢伙給過我們恥辱的呀！』阿貴拼命地叫。

一個軍官經過他的身旁。

『操你媽那八代，還記得害我爹底性命的事不？』

敵人沒待回答，就是一刀兩段。

『殺！殺！』痛快地又是幾個。

『不怕死的都來撻撻呀！』一羣硬肚的刀子手湧上來。

『向那裏跑？』小馬一手扭住了李班長的頭髮用力向頸下砍。

接着是猛不妨的一槍。

——小馬的腦袋暈了起來，連忙念咒也來不及了，但是手裏還緊抓住那東西。

『小馬！小馬！』

『丁四哥，小馬受傷了！丁四哥！』

阿貴一面扶着小馬爬到一道幽谷中。

『叫……叫丁四把我……送……回家去！』

丁四來了。小馬伏在他身上，血像決了口的河水在奔放着。

『阿貴！告訴…弟兄們，把…把這些王八羔子殺盡呀！不要忘記向他們討血債！他們侮辱過我們。』小馬說罷揮揮手和桑柔們告別。

『放心，小馬！這世界終歸是我們的。』阿貴緊緊握住小馬。

『再見！』

『再見……弟兄們！…殺上去呵！…』

許多雙同情的眼睛看着他離開戰場。

從榆林彈雨中丁四背着小馬回到家裏：

『小馬！』

小馬的呼息已經很微弱。

『小馬你已經到家了！』丁四說着，很驚異這個變得這樣快的家。

『送，送我…到房裏！房裏……』聲音低得幾乎令人聽不見。

丁四照着他的話做了。

小馬支持着把李班長的頭顱放在妻身邊。

『阿！阿珍！』他拉着妻的手。『讎…讎報了！阿…珍……』

然後他把一隻手放到劉奶奶的尸身上。

這時他看見丁四在拭眼淚。

『四哥！』他吃力地說：『不…不要哭…殺…敵人去呀…。』

丁四忍痛地衝出。

黎明時。

遠遠地，似乎响着勝利的歌。

在這間屋子裏却躺着三具血淋淋的尸身。

（註一）「賊星」即流星，很快地閃光而逝。

（註二）「硬壯」即不怕槍刀之術法。

二十五年八月於一個暴風雨的夜裏



牢騷

少英

像是生活在沙漠上，和一切都絕緣；
又彷彿被煉在烘爐裏，週身都發炎！
血和淚差不多濕透了沙漠，
血和淚差不多熄滅了火焰！

可是我底心卻始終逃不出這苦惱的深淵，
殘酷的鞭子啊，如爆竹成串！
這般熬煎的時光，似流不斷的源泉。
我不能再忍耐了，除非時刻都要醉；
幾次的反抗，可是幾次都失敗，幾次都沒有實現。

昨夕，在玄武湖，迷花叢林，
我徼倖遇到了一顆星——
慈慧，美麗，誠懇！

她說：『我要改造你呀！朋友，雖然我也是同樣地消沉。』
可是我答復她：『隔離得太遠呢，根本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

不是嗎？今夜我又醉在秦淮了，
酒還在，月依舊，卻獨不見您！
我等了好久——從酒前到酒後，月出到月沉；
事實告訴我：這只是一個夢，對於我只是空幻的影，

啊，囚犯永遠在地獄裏，
囚犯沒有伙伴，沒有前程！
朋友，撒手吧！我們原是兩個世界的人。

八，三，夜酒後吟。





傘 ——敘事詩——

胡紹軒

是個春天，
桃花開得正濃的時節，
在那明媚的西子湖邊。
一個多情的長髮青年；
他就住在這湖濱的一個名叫湖濱旅館。
他雖然來到已有七天，
但自從第一天的晚上，
上街跑過一整夜以後，就不曾出過門簾。
他不言語，只是以淚洗面，
彷彿有件很憂鬱的傷心事埋在心田，
他整天的囚首垢面
在一間臨湖的樓房中如醉似癲。
每晨，到天將破曉的時分，
他才悃悃地揭開那綠色的紗窗，
望望那令人陶醉的湖心與山麓的邊沿。

三面山抱着一片水，
水中央橫呈着一根線似的蘇堤；
堤上彷彿有許多人家炊起一縷縷的白烟。
於是他由白烟似的霧想到雨，由雨又想到傘，
想到傘，就振動了他悲哀的心弦。

是三年前的一個春天，
粉紅色的桃花也開得正濃，正鮮豔，
他是初次來到這湖邊。
有一次，閒遊時，經過一家傘店，
他就在那傘店的門口徘徊留連：
「是不是要買傘哪！先生！」
一個很溫柔的聲浪，輕飄飄地送出來，從那櫃台的內
面。

「是呀！姑娘！老板呢？」
不等她的話音消蝕，他即忙走到她的跟前。
「老板嗎？先生，我的父親死了！就在前幾天！」
說着，一顆顆的淚珠，流掛到她的腮邊。
「喲！怎麼哪！」
他愁着眉頭豎起了眉尖，
一半兒愛她，一半兒憐！
他照她所說的價錢買了兩把傘，
回到這個旅社，彷彿也就是這號房間。
挑腮，白鞋，擁進他的腦海，鬧得他心馬意猿。
已經是黃昏，
他又去買了一隻傘兒回來，并且還多給了幾毛洋錢。
已經是黑夜，他又去到那傘店的門邊。
是這樣，他在西湖住了五天，
而每天他必得要到那家傘店五六遍。

當最後的一次，他告訴她說：
「姑娘啊！明兒早上，我就要回到那北國的故鄉，
爲的是我家中，還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娘。
我若老不回家，她必得也老要流着淚兒倚閭期望。
可是，姑娘啊！妳也不要苦苦地把我念在心頭，
只要記得某年的春天，
此地有個買傘的兒郎。」
第二天，一分亮，他正走到月台瞭望；
不知什麼時候早已來了一位姑娘，
悠悠然那姑娘站在月台上，
晨曦對着她微笑，
狂風撩起她的衣裳；
「先生！我送你這隻傘！」她說着，
可憐的酸淚啊！早已擠出了她的眼眶。
「哦！我道是誰？」

他笑着臉走到她的身旁，
「姑娘？妳這濃情盛意，我怎敢承當。
我乃是一個，天涯的遊子啊！
用什麼東西，來報答妳這副好的心腸！」
他這時望望自己的身上，
想找出一點什麼來，
來答謝這位多情的美麗底姑娘。
最後他想起了——在他左手的無名指上，
那東西這時也似乎在放射看愛的光芒。
遞給她，她也就接着，
不知是十分歡欣，還是過度的感傷？
笑？哭？
反複地露出兩個面孔，
就在那一剎那的時光。
「吾愛！不，我還是喊你先生。
先生你是個多情的人，
可是請恕我現有血孝在身，
假如你真有意，三年後你來此湖邊，我誓不許給旁人
！」
說後，她將那隻戒指，輕輕地套還他的手上，
緊緊地揑住他不放。
——天啊，轉瞬三年已滿，
人在何方?!
死？嫁？
這淪落天涯的遊子呀，只有傷心斷腸！



白鷺洲釣魚

青谷

年年，炎夏對於我像是一種酷刑。

逃避吧，如廬山那樣的天堂，我又沒資格進去。望洋皓嘆，只有想象着一般住在裏面的富人們的幸福！

然而，當我發現了白鷺洲的時候，簡直覺得是世外桃源。

——曲折的羊腸山徑，滿園是綠的樹，紅的月季，青的草；在中央有一個亭，亭前面環繞着一條小溪。過去木橋是遊客飲茶的大廳，佇立在欄桿旁邊，可以看見遠處的紫金山，高處的白雲，近處的河流！河裏有很多小魚，在這兒就是我養性的地方，常常執桿許久，還釣不上一條；起初，我是忍耐不了的，後來，漸漸把煩燥的心情按耐下去一些，魚上鈎了，目的達到了，喜悅來了，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繼續不斷的欲望——欲望把滿河的魚都釣進簍裏！

有時也在亭子內飲茶，吃這兒很有名的乾絲。捉摸故事的材料和寫文章，在這是最好的地方。但，總不及坐在河沿釣魚的好，因爲一面還可以想許多堆在後面的往事，尋味和沉思那些苦辣的經過，甚至整個麻醉在囘憶中；不管結果是痛苦或是慰安，只像釣魚的心情一樣，希冀能夠在囘憶中得到些什麼反應……

昨夕雨後，夕陽就要西落的時候了。

屋子裏更悶熱得難受，窗外房東的娘姨和孩子們喧嘩到使你腦崩；於是挾着稿紙氣忿地離開迴旋渦。

——白鷺洲像是我慈母的懷抱！

園子裏靜得樹葉都打瞌睡。沒有風，沒有蟬叫，只有幾個游客在大廳裏飲茶。

我照例坐在亭子的石櫈上，在極度沉默之下，吃着一碗乾絲和燒餅，又飲着綠色的龍井。

偶而聽見枝頭上鳥唱，却也是寂寞的沒有韻調底歌。

又是一聲長吁——很響亮，似乎悶了很長時間的氣似

所發出的生了銹底咳聲。

我警覺地尋視這聲音的來源。

——我竟不能相信，在這同一亭子內，我的背後會還坐着一個人。

我凝眸他，他依舊安恬地坐在亭子的邊沿，好像根本就沒有覺得我。

假如是在夜裏的話，我會把他疑爲鬼的出現。真的，他瘦得那麼皮包骨頭的難看樣子——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穿着一套黑色布的短褲掛，兩隻乾柴的脚擱在欄桿沿上，死死地動也不動一下。眼光儘管疲怠地，眺望着天際的雲；眉鎖得緊緊地，頭上沒有洋式的分髮，看起來像是另一階層的朋友，但又似乎一個詩人情態！

『他在想什麼呢？』我這樣自問，希望能在他的臉上找出答案來。

——可是他的靈魂似乎離開了軀殼，他失去知覺般只管坐在那兒出神，這使我好奇地更想窺探他心底的秘密了！

我慢慢走向他的近處——

沒有動靜，他仍然不曾覺得。

我再用力把一個燒餅丟到地上。

成功了，他看了看我扔下的東西。

『燒——餅！』他用力喊出這兩個字，臉色有些難看。

『要吃嗎？朋友！』我說。

他把頭搖兩下，眼光並不看我，身子依舊不動。

『我的孩子比饑餓要緊！』他像是對上帝說。

那麼他的孩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沒有勇氣再問下去，我知道在他的心底，確有着不平凡的悲哀。

我們又恢復原狀地靜得發了傻。

藝突然攜着她的母親和妹妹姍姍而來。

空氣於是立刻變得熱鬧了，兩個小孩歡躍得像一對螂蝗。

這一次那人不復再能靜了，他望着兩個小螳螂幾乎抑制不住內心的暴跳，他的臉上起着痛苦的痙攣，終於他急步跳出了亭外。

在小山頂。

——他仍是那麼個姿勢，那麼副神情，那麼楚憂底的眼光；那麼苦惱地望着天！

『一個好的消息！』藝異乎平常地喜悅對我說：『猜猜看。』

我眞的就想了一會，然而究竟不知道是什麽事。

『要恭喜我，從此我是自由人了，從此我恢復獨立的生活！』

『爲什麽？』

她發狂地笑了兩聲。

『問題解决了！』

呵！這確是一件値得快慰的事，我看着藝一失足陷入火坑裏，又看着藝一發奮自救出來！

『那麽你該開始新生了！』我這時已忘記了剛才的不快。

我想對那人說：

『環境是須要自己去改造呀！』

然而，我看見他的淚掛在頸邊。

夕陽全沉沒了，晚露映到水面上。

遊客漸漸地多起來，當我們離開白鷺洲的時候，那位朋友還凝凝地仰望着上天！　七，二十二日夜。

日本蓄髮潮

血功

日本部省下令禁止女子剪髮，理由是保持日本女子固有的美態。日本女子的剪髮，的確還沒有像我國那樣盛行。普通一般職業婦人，也往往留着一個小的髮髻。家庭內的主婦，大都將烏黑的髮絲，結成一個很大的日本式髮團。至於剪髮的女子，那是一般摩登小姐了。日本的女學生，雖然也有拖辮子的，但剪髮的竟達十分之九。可是她們的剪髮，並不是完全崇尚美觀，因爲除了剪髮之外，脂粉絕不上面，這倒是日本女學生的特色。自從文相下了這道命令，說各校的女學生，一律禁止剪髮，爲普通女子示範。這樣一來，各婦女界的領袖，像婦女刊物的編輯，女子協會的會長等，先後響應，認爲剪髮是破壞日本的女性美。女子小學以上，至女子高等師範的校長一律通知學生及家族，以後决不許剪髮。最積極，是東京府立第二高等女子師範，田中校長召集五百生徒訓話；說「文相的禁止剪髮，是限看到一般女子，完全醉心歐化，日本原有的美姿。漸漸在無形中淘汰，雖然你們未必如此，但是提倡國粹，也是女學生應負的責任。」但是日本一般大學生戀上了女子的時候，蓄髮是斷乎不贊成的，所以蓄髮運動，雖已經婦女界領袖的擁護，然而那些有了愛人的大學生們，却極端反對，一方面要他們的愛人，不許實行蓄髮，一方囑姊妹們提倡剪髮，這樣一來，日本女子若是蓄髮，勢必受愛人的白眼，若是剪髮，又要受學校當局的訓責，倒有些進退維谷了。

日本婦女職業狀況

剪影

現代婦女的從事職業，除了希特勒在拚命反對，要女子回到家庭去，燒飯生孩子以外、無論在什麼國家，都有人在提倡婦女職業。可是婦女眞正能夠由職業得到幸福的，除開蘇俄，又沒有第二國了。

現在我們來談談日本的職業婦女生活。日本同中國一樣，是個十分封建的國家，重男輕女的現象，比我國還利害。女子在政治上絕對沒有參與權的，教育也不能與男子同等享受。而婦女運動，當然更加談不上。可是日本婦女職業的發達，却很驚人，無論郵局，銀行，公司，車上的售票，食堂，工廠，家庭侍役，都有她們在從事職業。不過話雖如此，日本婦女職業的發達，并不是日本婦女權高漲的表示，相反的，由於日本經濟的恐慌，才造成大批職業婦女，都市普通人民生活窘迫，村女子無飯可吃，是日本的資本家，利用這個時機，在工商業方面儘量吸收婦女。因爲日本婦女的地位素來很低下，被人輕視，善服從，用他們來做工，一方面可以隨便壓迫，一方面可以出少量的工資，得到有男子同樣的工作效能。所以差不多東京統計局調査，職業婦女每月的收入平均不過三十二元，最高薪俸是七十四元，最低只有十元。

日本現在的一塊錢，僅能換到吾國九角多，可是在東京的生活程度，與上海差不多。這樣女子們每月區區十元的收入，幾乎連衣食住都不夠支配了。

至於工廠中的女工，他們的工資，每日平均不過六角八分，最低不到三四角，所以她們的無法活命，同中國工廠女工差不多，可是正因爲工資的低落，日本資本家就可把貨物的價格，壓到極低，向世界市場去傾銷，獲得可觀的利益。

所以現在日本的婦女職業雖然發達，她們很苦痛，不堪設想，這同歐美完全兩樣，而日本女子的解放，在日本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改造前，是絕對談不到的了。



新社會的蘇聯婦女

若菁

蘇聯的婦女們，一向是被那些資本主義國家咒為「共妻」的怪物；然事實上是否如此，要是到過蘇聯的人，就明白蘇聯是一個理智的國家，它决不把雙性的關係，如此讓它混亂起來，而使蘇聯的民族排徙在衰落之途。現在我們把蘇聯婦女現在教育，經濟，政治與社會各方面的生活情形來研究一下。

從前的蘇聯女人是終日在飢寒交迫之中，根本談不上教育；現在可變了，一九三五年的統計數字昭示我們，全國大學生之中，婦女有四十五萬七千人，約占全體學生百分之三十八，其進展的確是可驚的。

隨着教育機會的均等，蘇聯女人乃得獲取特殊技能，從事各種職業，加入各種經濟機構裏。據最近的統計：五金業與機器製造業中，女人從業工作者約有百分之二十六，煤工業方面約有百分之二十四，科學研究方面約占百分之二十三，其他如紡織工業交通運輸貿易機關，衞生事業，集體農場方面莫不有成千累萬的婦女們在那兒工作。婦女參加生產的結果，一方面使國家整個的經濟機構裏，頻添大批生力軍，一方面使男女平等的要求，易於達到。真的，男女平等要澈底實現，根本就要從經濟地位作起，還來一班摩登女人不知努力事業，不知增加生產，惟只空口呼號，是皆「只知享權利，不知盡義務」者流，如何能達到真正澈底平等的目的呢。

蘇聯女人在教育與經濟各方面地位的增加，自然使政治上亦發生同等的影響。的確，沒有相當的知識，沒有生活的技能，女人便只有愚昧，只有卑賤，根本不能談到政治上面去。現在蘇聯女人參加政治工作的增加得特別厲害，一九三四年蘇維埃選舉城市婦女參加的有百分之九十，鄉村婦女亦有百分之八十。去年城市蘇維埃的女委員有五萬零二百人，鄉村蘇維埃女委員竟有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人，這種驚人的現象，在我們資本主義國家真是聞所未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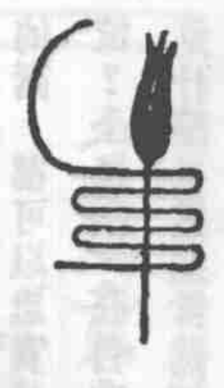
蘇聯女人的社會生活，亦隨着教育，政治與經濟方面改良而有長足的進步。蘇政府改進女人社會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設法減輕她們的兒童累贅，這一點從五百萬托兒所。以及一千二百農場產院的建立。最表現得出來。（據一九三五年統計）此外，蘇政府並補助貧苦女工在分娩期間以及養育嬰孩的費用，其數目在一九三五年達二萬萬四千四百萬盧布。因是，蘇聯女人的社會生活整個改變了。她們已不復爲男人的賤役，她們已享有她們的優美生活。她們閑時習習網球，下下圍棋，她們也參加籃球比賽與游泳比賽，一切一切都與男人一樣。

總之，蘇聯女人業已解放了，蘇聯女人已獲得與男人相同的地位。現在從初生起她們已與男孩子在一條水平線上，她們與他們閱讀相同的課程，受着相同的訓練，（甚至相同的軍事訓練）參加相同的團體，記得在列寧初得政權之初，他說過一句話：『我們必須引導婦女到社會生產勞動上去要把她們從「廚房」與「養育孩兒」的主要任務中解放出來』由此而言，他這句話，業已完全實現了。

美國試婚風

美國男子對於女子已往的事是完全不問的，不過結合後的貞操，須絕對保守。也不僅是女子對於男子，就是男子對於女子，也須十分忠實。兩方都不可以在外面有越軌的行動。

美國人還有一種叫「試婚」風，凡是一對青年男女，發生了相當情感預備結婚時；恐怕結婚以後發現對方的弱點而鬧成離婚的慘劇。於是在未結婚前，先同居幾星期，試試對方的性情。在中國人說起來，這一種可以稱做「先行交易，擇吉開張」。不過往往有交易了以後，發覺兩方的性情不合，而開張不成功的。對於這一種舉動流弊太多，輕薄的青年卻可以借此做玩弄女性的藉口的。（劍嘯）



美國大學女生的興趣與出路

梅君

自從歐洲大戰之後，美國大學女生的研究與趣，已起了一個極大的轉變。在大戰之前，美國大學女生研究兒童問題，與家庭教育的，常居於首位，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年間，常維持着全國大學女生總數的百分之四五；但至一九二一年這比數逐漸降低，一九二四年退至百分之三○，一九三○年退至百分之二五，一九三五年已退至百分之一○。但同時，研究國內及國際的政治經濟問題的，却已由一九一四年的第五位，而升至第一位了。（一九一四年佔百分之七．五。一九二四年佔百分之一五。一九三○年佔百分之二○。一九三五年百分之二五。）

依據一九三五年。美國大學女生協會的統計，全國女生中，研究國內的都市行政者中，致力於國際化的地方行政的，比了致力于地方教育問題的，成分與六五之比。以全國計算起來。研究國內與國際的政治經濟問題的，居百分之二五。文學及美術的，百分之一八。理科，百分之一七。交通與運輸，百分之一三。包含兒童家庭教育學的，僅比百分之九五。研究醫學的多千分之五。從這統計上。也可瞧得美國大學女生的研究與趣了。

一九三五年，該協會對於該年畢業於大學的女生畢業後的生活，也製成了一個統計。計畢業之後，服務於社會的，包括公務員，商界職員，教師．律師，醫士，以及其他各種自由職業者在內，共佔百分之三七．六五。結婚的，百分之三三．八五，失業者，百分之一一．七五，其他不詳。從這個指數上瞧來，已可窺見美國大學女生的出路可說是很狹窄的。而在實際上，失業者的數字，絕不止此。因爲那結婚的百分之三三．八五中。服務於社會的，據調查，僅佔五分之一；其餘的五分之四強。若是不結婚，也是該被列入失業者中去的。所以實際上，服務於社會者，僅只百分四三左右。而失業者，却佔百分之四○強。若是那不明的，也加進失業羣中去，那麼失業者，或將躍居於首位。關於學科與失業的指數，因各省市地方行政的發達，攻習政治經濟者的出路尚佳。就業者佔百分之五五，研究教育的，佔百分之四五，雖然在百分率上，該二項相差無幾，但在實際上，社會對於地方行政人員的需要率，比了教育家，正高着若干倍。因爲這些年來，不景氣尚未消散，中小學的數量已大減。所以教育家的出路，是十分的可悲。

雖然大學女生的出路極狹，但去年入學的新生，却比畢業生的數字，大七六．五倍稍弱。而一九三五年的大學女生，佔全國大學生的百分之三七．八○。那便是說：一千位大學生中，男生是六二二人，女生是三七八人。



編後

一月的時間，好像過得很快的樣子。

「婦女文化」轉眸又是第二期出版。

就在這樣短的歷史中，僥倖能到很多讀者的熱誠同情及愛護，這確是値得編者感幸的一點。

對於你們的各種可寶貴的意見，編者將盡量採納就以改進及充實本刊，俾報答讀者於萬一。雖處若何艱難環境中，也要掙扎在死亡線上，而絕不能妥協，或逃避的。這點請讀者放心。

「現實」是使我們整個大衆不能滿意的東西。編者個人是已經在心頭充塞滿了無限牢騷的！而所有生在這個時代的年青人，我想更不計其數是害着這種苦痛的病。這，當然爲了沒有給我們發洩的機會的原故。因此，我很希望本刊能夠成爲大衆吶喊的園地，只要我們覺得是出於良心的話，都可以忠實地講出來！婦女，在目前是處於何種地位？全民衆，在目前是處於何種地位？我們大家所要求的是什麼？這些當然都逃不出現實的圈。我們要站在現實生活的立場上要求解決現實的諸問題。我們用不着再千篇一律地寫許多關於虛無的文章；講許多老生常談的調子。我們應該唯一認識這個暴風雨的時代。

本期像馬良的「現階段中國婦女運動的諸問題」一文，即是非常現實的東西。齊思九先生的一篇「閒話中國女留學生」也很値得注意。其餘如「我們的戰線」等文都是熱辣辣地代表了本刊「論壇」的一貫態度。人一的「血恥」，却是十分有力的創作。還有梁白波女士的「取締奇裝異服」的漫畫，是値得向讀者介紹的。在這兒希望你們自己去評判它們的價值。

最後要報告讀者的；本刊爲了種種關係，自本期起開始移滬出版。所有投稿及發行事項均請直接惠函上海老西門西倉路兩宜坊五號盛馬良先生轉交本社。

編者八月卅一日

婦女文化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趙清閣

上海老西門西倉路

發行人 楊郁文 趙清閣

兩宜坊五號

發行所 婦女文化月刊社

上海四馬路三二一四號

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公司

電話：九五一四一

印刷者 三民印務局

本刊定價

每月一册 每月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郵費 香港及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	一角	四分	一角
預定半年	六	六角	二角四分	六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一元二角	四角八分	一元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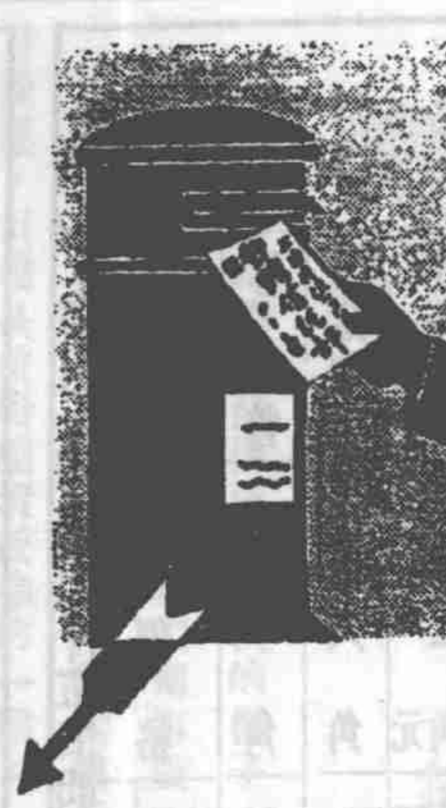
郵票代洋十足，但以一角五分爲限

投稿簡章

1. 本刊內容分：社評，論壇，生活，文藝，漫畫，介紹與批評，信箱等八欄，除社評外皆歡迎投稿。譯文須附原文。
2. 稿末請註明眞姓名及確實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投稿人自便。
3. 來稿請用格子稿紙直寫清楚，並加標點。
4. 來稿如欲退回者，請附足郵票，並預先聲明。
5. 來稿一經登載即酌送薄酬現金及本刊，著作權仍作歸者所有。
6. 來稿請寄：上海老西門西倉路兩宜坊五號轉交本社。

廣告價目

地位	墨色	全面	半面
底封面	一套	六十元	三十五元
裏封及目錄前	一套	四十元	二十五元
普通	一套	三十元	十五元



郵購信託部

上海雜誌公司成立已達三年爲全國專門經營雜誌事業之首創者向以代定代辦任何定期刊物爲專業早經取得全國讀者之絕對信任茲爲讀者圖書館等同時採辦圖書雜誌之便利計特於今年擴大郵市部更進一步代辦任何圖書除預約特價外照實價一律九折郵費照實貼計算蓋比專以免郵相號召者便宜不少並於創辦伊始另編印上海同業三十家廉價總目照實價有自一折一折半二折起至五六折不等詳細載明以供選購此項總目函索即寄本公司郵市部

實事求是不恃宣傳凡曾經委託者當能洞悉尙毋待本公司之贅述也

實業部註冊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四馬路二三四號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負無限責任爲國內各地讀者圖書館學校機關軍部代定代辦各種圖書雜誌絕對負責服務忠實寄遞迅速如遇停刊立即通知定戶憑本公司代定單取還定款若讀者中途欲退定或改定亦可隨時通知照辦絕對自由不使讀者遭受絲毫損失此種犧牲精神爲全國任何大小書店所不敢爲不肯爲者惟本公司願爲讀者便利而爲之



本刊已經呈請內政部登記
中華郵政准爲新聞紙掛號
零售每冊實價一角
預定全年連郵一元三角二分